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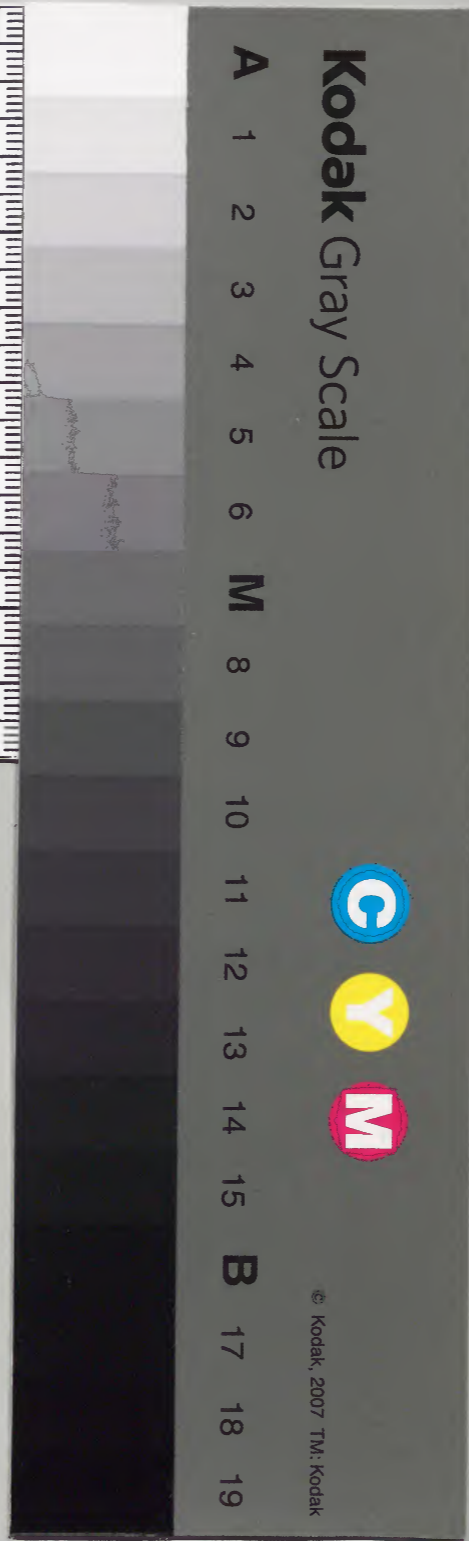
朱子語類 百七之百十三



			五	漢
			二	書
			五	門
三	九	〇	七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内			
二	五		漢
八	二		
函	三	五	
一	〇	七	書
五			
架	冊	號	類

内 閣 文 庫		
番 號	漢	5257
冊 數	30	(25)
函 號	298	2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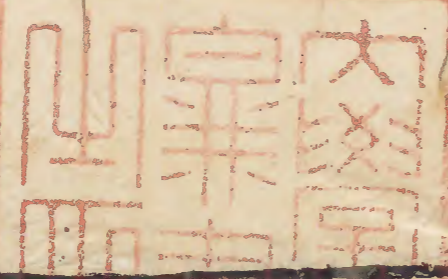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二十七版

朱子四
雜言行 丙辰後

孝宗朝

六月四日周揆令人諭意云上問朱某到已數日何不請對遂
請閣門通進榜子有旨初七日後殿班引及對上慰勞甚渥
自陳昨任浙東舉日荷聖恩保全上曰浙東救荒煞究心
又言蒙除江西提刑哀朽多疾不任使令上曰知卿剛正只
留卿在這裏待與清要差遣再三辭謝方出奏劄上曰正所
欲聞口奏第一劄意言犯惡逆者近來多奏裁減死上曰似
如此人只貸命有傷風教不可不理會第四劄言科罰上曰
聞多是羅織富民第五劄讀至置將之權旁出閣寺上曰這
箇事却不然盡是採之公論如何由他對曰彼雖不敢公薦
然皆託於士大夫天之公論而實出於此曹之私意且監司
守臣薦屬吏蓋有受宰相臺諫風旨者况此曹奸偽百出何



所不可臣往蒙賜對亦嘗以此為說聖諭謂為不然臣恐疏
遠所聞不審迺而得之士大夫與夫防夫走卒莫不謂然獨
陛下未之知耳至去者未遠而復還謂其問上曰陛下知此
人否上曰固是但漏洩文書乃是他人子弟之罪對曰豈有不
弟有過而父兄無罪然此持一事耳此人挾勢為奸所以為
盛德之累者多矣上曰高宗以其有才薦過來對曰小人無
才尚可小人有才鮮不為惡上因舉馬蘇論才德之辨云云
至當言責者懷其私以緘默奏曰陛下以曾任知縣人為六
院察官闕則取以充之雖曰親擢然其除轍一定宰相得以
先布私恩於合入之人又當言責往往懷其私恩豈肯言其
過失上曰然近日之事可見矣至知其為賢而用之則用之
唯恐其不速聚之唯恐其不多知其為不肖而退之則退之
唯恐其不早去之唯恐其不盡奏曰豈有慮君子太多須留
幾箇小人在裏人之治身亦然豈有慮君子太多須留

裏至軍政不脩士卒愁怨曰主將刻剝士卒以為苞苴陞轉
階級皆有成價上曰却不聞此果有時豈可不理會知可子
細採探却來說末後辭云照對江西係是盜賊刑獄浩繁去
處又闕正官臣今適遷前去之任不知有何處分上曰卿自
詳練不在多囑閣祖

今之兵官有副都總管路鈐路分都監統領將官州鈐轄州都
監而路鈐路分統領之類多以貴游子弟處之至如副都總
管事體極重向以節度使為之後有以修武郎為之者如州
統領至有下班祇應為之者此士夫所親見只今天下無
虞邊境不聳故無害萬一畧有警便難承當兵政病敗未有
知今日之甚者其屢言於壽皇壽皇謂某曰命將國之大事
非朝廷之公選即諸軍之公薦決無他也某奏云陛下但見
列薦於朝廷之上以為是皆公選而不知皆結托來爾有如
今之文臣列薦者陛下以為果皆出於公乎不過有勢力者

老

一書便可得壽皇曰果爾誠所當察卿其為朕察之道云

寧宗朝

初見先生即拜問云先生難進易退之風天下所共知今新天子嗣位乃幡然一來必將大有論建先生笑云只為當時不合出長沙在官所有召命又不敢固辭又問今既受了侍從職名却不容便去先生云正為如此又笑云若病得狼狽時也只得去自修

在講筵時論嫡孫承重之服當時不曾帶得文字行旋借得義禮看又不能得分曉不免以禮律為證後來歸家檢注疏看分明說嗣君有廢疾不任國事者商孫承重當時若寫此文字出去誰人敢爭此亦講學不熟之咎人傑

祧傳祖之議始於禮官許及之曾三復永嘉諸公合為一辭先生獨達不可祧之議陳君舉力以為不然趙揆亦又陳說文字既上有旨次日引見上出所進文字云高宗不敢祧壽皇

不敢祧朕安敢祧再三以不祧為是既退而政府持之甚堅竟不行唯謝中丞入文字右先生之說乞且依禮官初議為

樓大防所繳卒祧僖祖云閱祖

先生檢熙寧祧廟議示諸生云荆公數語是其次第若韓維孫固張師顏等所說如何及得他最亂道是張師顏說當時新

法之議也如此是多少人說都說不倒東坡是甚麼樣會辨

也說得不甚切荆公可知是動得人主前日所論欲祧者其

說不出三項一欲祧僖祖於夾室以順翼宣祖所祧之主祔

焉但夾室乃偏側之處若藏列祖於偏側之處而太祖以孫

居中尊是不可也一是欲祔景靈宮景靈宮元符所建親象

西畔六人東向其四皆依道家冠服是四祖二人通天冠終

紗袍乃是太祖太宗暗地設在裏不敢明言某書中有一句

說云云今既無煩處况元初奉祀景靈宮聖祖是用簞簋饗

豆又是蔬食今若祔列祖主祭時須用彘臠須用牙盤食這

也不可行又一項是欲立別廟某說若立別廟須太似太廟
乃可又不知祭時如何終不成四人令在那一邊幾人自
在這一朝也只是不可不知何苦如此其說不過但欲太祖
正東向之位別更無說也所謂東向又那曾考得古時是如
何東向都不曾識只從少時讀書時見奏議中有說其東向
依布聽得如今廟室甚狹外面又接簷似乎闊三丈深三丈
祭時各捧主出祭東向位便在楹南簷比之間後自坐空昭
在室外後却靠實穆却在簷下一帶亦坐空如此則東向不
足為尊昭一列却有面南居尊之意古者室中之事東向乃
在西南隅所謂與故為尊合祭時太祖位不動以群主入就
尊者左右致饗此所以有取於東向也今堂上之位既不足
以為尊何苦要如此乃使太祖無所自出祝禹圭云僖祖以
上皆不可考曰是不可考要知定是有祖所自出不然僖祖
如從平地爆出來是甚說話問郊則如何曰郊則自以太祖

配天這般事最是宰相沒主張這奏議是趙子直編是他當
初已不把荆公做是了所以將那不可祀之說皆附於注脚
下又甚率略那許多要祀底話却作大字寫不知那許多是
說箇甚麼只看荆公云反屈列祖之主下祀子孫之廟非所
以順祖宗孝心如何不說得人主動當時上云朕聞之矍然
敢不祇允這許多只開說只是好勝都不平心看道理又云
某嘗在上前說此上亦以為不可云高宗既不祀壽皇既
不祀朕又安可為奈何都無一人將順這好意思其所議趙
丞相白乾地不付出可惟賀登

問本朝廟制韓維請遷僖祖孫繼欲為僖祖立別廟王安石欲
以僖祖東向其議如何曰韓說固未是孫欲立別廟如姜嫄
則姜嫄是婦人尤無義理介甫之說却好僖祖雖無功德乃
是太祖嘗以為高祖今居東向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者
也近者孝宗祔廟趙丞相主其事因祀宣祖乃併僖祖祀之

令人毀拆僖祖之廟當時集議某不曾預只入文字又於上前說此事末云臣亦不敢自以為是更乞下禮官與群臣集議趙丞相遂不付出當時曾無玷陳君舉之徒全然不曉但謝子肅章茂猷却頗主某說又孫從之云僖祖無功德某云且如秀才起家貴顯是自能力學致仕何預祖宗而朝廷贈官必及三代如公之說則不以贈三代矣僖祖有廟則其子孫當祧者置於東西夾室於理為順若以太祖為尊而自僖祖至宣祖反置於其側則太祖之心安乎又問趙丞相平曰信先生何故如此曰某後來到家檢渠所編本朝諸臣奏議正主韓維等說而作小字附注王安石之說於其下此惡王氏之僻也又問廟門堂室之制曰古之士廟如今之五架屋以四分之一為室其制甚狹近因在朝見太廟之堂亦淺拾祭時太祖東向乃在虛處群穆背簷而坐臨祭皆以幣幃圍之古人惟朝踐在堂之祭皆在室中戶迤東則太祖與

穆之位皆處皆實又其祭逐廟以東向為尊配位南向若朝踐以南向為尊則配位西向矣又問今之州縣學先聖有殿只是一虛敞處則堂室之制不備曰古禮無塑像只云先聖立向東又問若一一理會則更無是處曰固是人傑

太廟向有十二室今祔孝宗却除了禧祖宣祖兩室止有十一室止有八世進不及祖宗時之九退不得如古之七豈有祔一宗而除兩祖之理况太祖而上又豈可不存一始祖今太祖在廟而四祖並列西夾室亦甚不便某謂止祧宣祖今存禧祖既有一祖在上以下諸祖列于西夾室猶可或言周祖右稷以其有功德今僖祖無功不可與右稷並論某遂言今士大夫白屋起家以至榮顯皆說功名是我自致何關於乃祖乃父則朝廷封贈三代諸公能辭而不受乎况太祖初來自尊僖祖為始祖諸公必忍去之乎某聞一日集議遂疑不赴某若去時必與諸公合炒去乃是陳君舉與趙子直自

如此做曾三復孫逢吉亦主他說中間若謝子肅章茂獻張春卿樓大防皆以為不安云且待朱文來商量曾三復乃云乘此機會挑了這是甚麼事乘機投會恁地急其先有一奏議投了掛張諸公上劄乞降出朱某議若其言近理臣等敢不遵從趙子有又不出至於乘夜撤去僖祖室兼古時遷廟又豈應如此偶一日接奉使兩府侍從皆出以官驛狹侍郎幙次在茶坊中而隔幙次說及此某遂辨說一番諸公皆順聽陳君舉謂今各立一廟周時右稷亦各立廟某說周制與今不同周時豈特右稷各立廟雖報王也自是一廟今立廟若大於太廟始是尊祖今地步狹窄若別立廟必做得小廟字名曰尊祖實貶之也君舉說幾句話皆是臨時去檢注脚來說某告之云某所說底都是大字印在那裏底却不是注脚細字向時大廟一帶十二間前堂後室每一廟各占一間挑廟之主却在西夾室今立一小廟在廟前不知中間

如何安排後來章茂獻謝深甫諸公皆云悔不用朱文之說想也且恁地說正淳欲借奏草看曰今事過了下須看實錄集議欲挑僖祖正太祖東向之位先生以為僖祖不可挑惟有此則順翼宣挑主可以附入劉知夫云諸公議欲立僖祖廟為別廟陳君舉舍人引闕宮為故事先生曰闕宮詩今人都說錯了又因論周禮祀先王以袞冕祀先公以敝冕冕此乃不敢以天子之服加先公故降一等直卿云恐不是祭以大夫之義先生曰祭自用天子禮只服畧降耳時舉問甲寅挑廟其說異同曰趙丞相初編奏議時已將王介甫之說不作正文寫只注小字在下又曰挑廟亦無毀拆之理曰曾入文定論挑廟奏云此事不可輕易上云說得極好以高宗朝不曾議挑孝宗朝不曾議挑卿云不可輕易極是又奏云陛下既以臣言為然合下臣章疏集議却不曾降出過今日偶見韓持國廟議都不成文字元祐諸賢文字大率如此

只是胡亂討得一二浮辭引證便將來立議論祇當他人似此樣議論如何當得王介父所以當時只波介父出便揮動一世更無人敢當其鋒只看王介父廟議是甚麼樣文字他只是數句便說盡更移動不得是甚麼樣精神這幾箇如何當得他伊川最說得公道云介父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又曰朱公揆排禪學劄子其所以排之者甚正只是這般樣論如何排得他也是胡亂討幾句引證便要斷倒他可笑之甚時呂正齋公作相好佛士大夫競往參禪寺院中入室問堂者皆謂當時號為禪鑽嘉故公樓上誦乞禁止之實錄院略無統紀修撰官三員檢討官四員各欲著撰不相統攝所修前後往往不相應先生嘗與眾議欲以事目分之譬之六部吏部專編差除禮部專編典禮刑部專編刑法須依次序編排各具首末然後類聚為書方有條理又如一事而記載不同者須置簿抄出與眾會議然後去取庶幾存得摠底在唯葉正則不從葉為檢討正修高宗實錄。閱祖

今之史官全無相統攝每人各分一年去做或有一件事頭在第一年年末稍又在第二三年者史官只認分年去做及至把來全關湊不着其在朝時建議說不要分年只分事去做且天下大事無出吏禮兵刑工戶六件事如除拜注授是吏部事只教分得吏事底人後建炎元年逐一編排至紹興三十二年他皆放此却各將來編年逐月類入眾人不從其又云若要逐年做須是實置三簿一簿閱報上下年事首末首當附前年某月末當附後年某月一簿承受所閱報本年合入事件一簿考異向後各人收拾得也存得箇本又別置一簿列具合立傳者若干人某人傳當行下某處收索行狀墓誌等文字專牒轉運司疾速報應已到者勾銷簿未到者據數再催庶幾易集後來去國聞此說又不行賜而今史官不相統摠只是各自去書書得不是人亦不敢改更是他書了亦不將出來據他書放那裏知他是不是今雖有

那日曆然皆是兼官無暇來脩得而今須是別差六人鎖放那裏教他專工脩方得如近時作高宗實錄却是教人管一年這也不得且如這一事頭在去年尾在今年那書頭底不知尾書尾底不知頭都不成文字如為臣下作傳其將來看時說得詳底只是寫行狀其略底又恰如春秋樣更無本末可攷又有差除去了底這一截又只休了如何地稽考據某看來合分作六項人管一事謂如刑事便去關那刑部文字看他那用刑皆有年月恁地把來編類便成次序那五者皆然俟編一年成了却合斂來如元年五月一日有某事這一月內事先後便皆可見且如立傳他那日曆上薨卒皆有年月在這便當印板行下諸州索行實墓誌之屬却令運司專差一人督促史院却去督促運司有未到底又削下去催來便恁地便好得成箇好文字而今實錄他門也是將日曆做骨然却皆不曾實用心有時攷不得後將一牒下州縣去討

那州郡不應也不管恁地如何解理會得義剛

近世脩史之弊極甚史官各自分年去做既又不相關又不相示亦有事起在第一年而合殺處在二年前所書者不知其尾後所書者不知其頭有做一年未終而忽遷他官遂空三四月日而不復脩者有立某人傳移文州郡索事實而竟無至者嘗觀徽宗實錄有傳極詳似只寫行狀墓誌有傳極畧如春秋樣不可曉其首末雜手所作不成倫理然則如之何本朝史以日錄為骨而參之以他書今當於史院置六房吏各專掌本房之事如周禮官屬下所謂史幾人者即是此類如吏房有其注差刑房有其刑獄戶房有其財賦皆各有冊系月日而書其吏房有事涉刑獄則關過刑房刑房有事涉財賦則關過戶房逐月接續為書史官一閱則條目具列可以依據又以合立傳之人列其姓名於轉運司令下諸州索逐人之行狀事實墓誌等文字再委一官掌之逐月送付史院

如此然後有可下筆處及異日史成之後五房書亦各存之以備滄落淳

君舉謂不合與諸公爭辨這事難說嘗記得林少誠見人好說話都記寫了嘗舉一項云國家嘗理會山陵要委諭民間遷去祖墳事後區處未得特差某官前往定奪果當如何這箇官人看了乃云只消着中做林說這話說得不是當時只要理會當遷與不當遷當遷去雖盡去亦得若不當遷雖一毫不可動當與不當這便是中如何於二者之間酌中做此正是今時人之大病所以大學格物窮理正要理會這此須要理會教是非端的分明不如此定不得如初間看善惡如隔一牆只管着來漸漸見得善惡如隔一壁看得隔一壁底已自勝似初着隔一牆底了然更看得又如隔一幅紙這善惡只是爭此子這裏看得直是透善底端的是善惡底端的是惡無此小疑似大學只要論箇知處不知得切與不切

先生省天雨憂形於色云第一且是殯宮掘箇窟在那裏如何保得無水出梓宮甚大殯宮一濶四丈自成池塘奈何奈何這雨浸淫已多日奈何賀孫

是夜雨甚先生屢惻然憂歎謂明日掩殯雨勢如此奈何再三憂之賀孫問紹興山陵土甚卑不知如何曰固是可慮只這事前日既在那裏都說來只滿朝無一人可恃卒為下面許多陰陽官占住了問聞趙丞相前亦入文字說得甚好曰是說得煞好後來一不從也只住了自高宗殯宮時在蜀中入文字說此今又舉此不知如何又只如此住了某初到亦入一文字後來却差孫從之相視只孫從之是朝中煞好人他初間畫三項利害云展發引之期別卜殯宮上策也只依舊在紹興下策也說得煞力到得相視歸來更說得沒理會到後來又今集議初已告報日子待到那一日四更時忽扣門報云不須集議待問其故云已再差官相視時鄭惠叔在吏

書乃六部之長關集都是他當時但聽得說差官便止了衆人集議當時若得集議一番須說得事理分明初孫從之去那曾得着子細纔到那裏便被守把老閹促將去云這裏不是久立處某時在景靈宮行香聞此甚可耐即與同坐諸公說如此亦不可不說遂回聚於鄭惠叔處待到那裏更無一人下手作文字只管教某某云若作之何辭止緣某前日已入文字今作出又止此意思得諸公更作庶說得更透切都只說過更無人下手某遂推劉德脩作劉遂下手鄭惠叔又只管說不消說如何某說這是甚麼樣大事如何恁地在遂顧左右即取紙筆令劉作衆人合湊遂成待去到待漏院要進都署衙位各了黃伯耆者他已差做相視官定了不簽他他又來須要簽又換文字將上待得他去相視歸來却說道自好這事遂定滿朝士大夫都靠不得便如此這般事為臣子須做一家事盡心竭誠乃可明知有不穩當事大體重如此如何住得他說須要山是如何水須從某方位盤轉經過某方位從某方位環抱方可用不知天地如何恰生這般山依得你這般樣子更莫管他也依他說為臣子也須盡心尋求那知不有如此樣驀忽更有也未可知如何便住得聞亦自有人來說幾處可用都被那邊計較阻抑了又云許多侍從也不學宰相也不學將這般大事只恁地做且如挑廟集議某時怕去爭炒遂不去只入文字後來說諸公在那裏群起譁然甚可畏宰相都自怕了君舉所主廟議是把禮記祖文王宗武王為據上面又說祖契而宗湯又引詩小序禘太祖詩序有甚牢固又引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那時自是卜洛之始未定之時一時禮數如此又用國語亦是難憑器之問濮議如何先生曰歐公說固是不是辯之者亦說得偏既是所生亦不可不畧示殊異若止封皇伯與其他皇伯等亦不可須封號為大王之類乃可伊川先生有說但

此如何住得他說須要山是如何水須從某方位盤轉經過某方位從某方位環抱方可用不知天地如何恰生這般山依得你這般樣子更莫管他也依他說為臣子也須盡心尋求那知不有如此樣驀忽更有也未可知如何便住得聞亦自有人來說幾處可用都被那邊計較阻抑了又云許多侍從也不學宰相也不學將這般大事只恁地做且如挑廟集議某時怕去爭炒遂不去只入文字後來說諸公在那裏群起譁然甚可畏宰相都自怕了君舉所主廟議是把禮記祖文王宗武王為據上面又說祖契而宗湯又引詩小序禘太祖詩序有甚牢固又引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那時自是卜洛之始未定之時一時禮數如此又用國語亦是難憑器之問濮議如何先生曰歐公說固是不是辯之者亦說得偏既是所生亦不可不畧示殊異若止封皇伯與其他皇伯等亦不可須封號為大王之類乃可伊川先生有說但

後來已自措置得好凡祭享禮數一付其下面子孫朝廷無所預賀孫

林文說彭子壽彈韓侂胄只任氣性不顧國體致侂胄大憾於趙相激成後日之事曰他純不曉事情率爾而妄舉淳

丙辰後

正卿問今江陵之命將止於三辭曰今番死亦不出纔出便只是死賀孫

直卿云先生去國其他人不足責如吳德夫項平父楊子直合乞出先生曰諸人怕做黨錮者得定是不解恁地且如楊子

直前口纔見某入文字便來勸止且攢着眉做許多模樣某對他云公何消得恁地如今都是這一串說話若一向絕了又都無好人去賀孫

季通被罪臺謂及先生先生飯罷樓下起西序行數回即中位打坐賀孫退歸精舍告諸友漢卿筮之得小過公弋取彼在

穴曰先生無虞蔡亦遭必傷即同輔萬季弟至樓下先生坐睡甚酣因諸生偶語而覺即揖諸生諸生問所聞蔡大事如

何曰州縣捕索甚急不勝何以得罪因與正淳說早上所問孟子未通處甚詳繼聞蔡已遵路防衛頗嚴諸友急往中涂

見別先生舟往不及聞蔡留邑中皆譽元善調護之先生初亦欲與經營也頭道因言禍福已定徒爾勞擾先生嘉之且

云頭道說得自好未知當局如何是夜諸生坐樓下圍爐講問而退聞蔡編管道州乃沈繼祖文字主意詆先生也賀孫

或有謂先生曰沈繼祖乃正淳之連袂也先生笑曰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何傷哉人傑

先生往淨安寺候蔡蔡自府乘舟就賤過淨安先生出寺門接之坐方丈寒暄外無嗟勞語以連日所讀參同契所疑扣蔡

蔡應答灑然少遲諸人醪酒至飲皆醉先生間行列坐寺前橋上飲回寺又飲先生醉睡方坐飲橋上詹元善即退去先

一生曰此人富貴氣質孫

論及偽學事云元祐諸公後來被紹聖群小治時却是元祐曾
去捺撥它來而今即是平地起這件事出義剛

有一朋友微諷先生云先生有天生德於予底意思却無微賤
過宋之意先生曰某又不曾上書自辯又不曾作詩誇訕只

是與朋友講習古書說這道理更不教做却做何事因曰論
語首章言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斷章言不知命無以

為君子賜云且以利害得福言之此是至細處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

計較之心古人力錮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如履冰

如合在水裏死頭是弱殺此猶不是深奧底事難曉底話如
今朋友都信不及竟見此道日孤令人意思不佳人傑
或勸先生散了學徒閉戶省事以避禍者先生曰禍福之來命

先生曰如其輩皆不能保只是做將去事到則盡付之人欲避

禍終不能避極明李為辟禍之說者固出於相愛然得其聲立萬勿豈不益為吾

道之光開祖其默足以容只是不去擊鼓訟寃便是默不成屋下合說底語

亦不敢說也向或有人勸某當此之時宜略從時某答之云但恐知草藥煨煉

得無枉了救不得病耳憫有客遊二廣多年知其山川人物風俗因言康州山川極好先

生笑曰被賢說得好下梢不免去行一番此時當事方起又
因問奉業先生笑曰某少年時只做得十五六篇表後來只

是如此發舉及第人但不會作文字及其得也只是如此
此今人却要求為必得豈有此理祖道

時為學之禁嚴彭子壽鑣三官勒停諸權臣之用事者睥睨不
已先生曰某今頭常如黏在頸上又曰自古聖人未嘗為人
所殺胡詠

雜記言行

其嘗言吾儕講學正欲上不得罪於聖賢中不誤於一已下不
為來者之害如此而已此外非所敢與道夫

吾輩不用有忿世疾惡之意第常自辨此心寬明無條累則日
充日明豈可涯淡耶及愛親仁聖人忠恕體用端的如此
人言好善嫉惡而今在閑處只見嫉惡之心愈至伯謨曰唯其
好善所以嫉惡道夫

先生愛說恰好二字云凡事自有恰好處過

先生每語學者云凡事無許多關勞攘過

先生每論及清康建炎間事必蹙額慘然大息久之義剛

長孺問先生須得邵堯夫先知之術先生久之曰吾之所知者

惠迪吉從逆凶滿招損謙受益若是明日晴後日雨吾又安
能知耶愚

因言科舉之學問若有大賢居今之時不知當如何曰若是第
一等人它定不肯就又問先生少年省試報罷時如何曰其

是時已自斷定若那番不過省定不復應舉矣問

有為其兄求薦書先生曰沒奈何為公發書其只云某人為其
官亦老成諳事亦可備任使更須求之公議如何某不敢必

幸弃疾是朝廷起廢為監司初到任也須求公議薦舉他要
使一路官負他所薦舉須要教一路官負知所激勸是如何

人他若把應副人情有書來便取去這一任便副了某兩為
太守嘗備負監司非獨不曾以此事舉人而人亦不曾敢以

此事舉某自謂平日修行得這些力他明知以私意來舉祝
必被責責然某看公議舉人是箇好人人都知若是舉錯

了也是自家錯了本不是應副人情又不是交結權勢又不

是被他獻諛這是多以明白人皆不求私譽其間有嘗薦之
人自公舉之待其書來說某已自舉薦他了更無私譽者雖
有親戚託人求舉先生曰親戚固是親戚然薦人於人亦須是
薦賢始得今鄉里平平等人無可稱之實其都不與發書舉
人况某人事母如此臨財如此居鄉曲事長上如此教自家
薦舉他甚麼得因問所託之人公且與撰幾句可薦之迹將
來是說得說不得假使說道向來所為不善從今日自新要
求舉狀是便有此心何可保賀孫
人每欲不見客不知它是如何若使某一月日不見客必須大
病一月似今日一日與客說話却覺得意思舒暢不知它門
關着門不見人底是如何過日義剛
直卿勸先生且謝賓客數月將息病先生曰天生一箇人便須
著管天下事若要不管須是如楊氏為我方得某却不曾去
學得這般學義剛

排之勢先生入事之繁答曰大凡事只得耐煩做將去纔起厭
心便不得道夫

先生病中應接不倦左右請以節之先生厲聲曰你懶惰教我
也懶惰也

先生病起不敢峻補只得平補且笑曰不能與衰撥亂只得扶
衰補敬淳

近日口事都如此醫者用藥也只用平平穩穩底藥亦不能為
害亦不能治病是他初不曾識得病故且如此酌中世上事
都如此扁鵲視疾察見肺肝豈是看見裏面如何也只是看
得證候極精纔見外面便知五臟六腑事賀孫
先生一日說及受賄者怒形於言曰某見此等入只與大字面
配去徐又曰今說公吏不合取錢為知縣者自要錢矣節節
言之為之吁歎過

梅雨溪流漲盛先生扶病往觀曰君子於大水必觀焉個

先生每觀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陰處竟日目不瞬飲酒不
過兩三行又移一處大醉則跌坐高拱經史子集之餘雜記
錄雜說舉輒成誦微醺則吟哦古文氣調清壯其所聞見則
先生每愛讀屈原楚騷孔明出師表淵明歸去來并詩并杜
子美數詩而已壽昌

先生於父母墳墓所託之鄉人必加禮或曰故已以上拜之續
先生每日早起子弟在書院皆先着衫到影堂前整板俟先生
出既啓門先生陞堂率子弟以次列拜炷香又拜而退子弟
一人詣土地之祠炷香而拜隨侍登閣拜先聖像方坐書院
受早揖飲湯少坐或有請問而去月朔影堂薦酒果望日則
薦茶有時物薦新而後食過

先生早晨拈香春夏則深衣冬則戴漆紉帽衣則以布為之闊
袖皂袂裳則用白紗如濂溪畫像之服或有見任官及它官
相見易窄衫而出過

問衣裳制度白也無制度但畫像多如此故效之又問有尺寸
否曰也無稽故夷那禮上雖畧說然也說得沒理會處義剛
先生嘗立北橋忽市井游手數人悍然突過先生斂衽橋側避
之每閑行道問左右者或辟人先生即厲聲止之曰你管他
作甚先生每徒行報謁必速而意專不左右顧及無事領諸
生遊賞則徘徊顧瞻緩步微吟先生有疾及諸生省問必正
冠坐揖各盡其情略無倦接之意諸生有未及壯年者待之
亦周詳先生病少愈既出寢室客至必見見必降階肅之去
必送至階下諸生夜聽講退則不送或在坐有外客則自降
階送之先生於客退必立視其車行不復顧然後退而解衣
及應酬他事或客方登車猶相面或以他事稟者不領之或
前客纔登車而尚留之客輒有所稟議亦令以持先生對客
語及本路監司守將必稱其官賀孫

侍先生到唐石待野叟樵夫如接賓客畧無分毫矜町其因侍

立及之先生曰此一等人若勢分相絕如何使他得以盡其
 情唐石有社倉社社支發不時故彼人來告先生云救弊之
 道在今日極是要嚴不嚴如何得實惠及此等細民矣
 先生端居甚嚴而或澁而厲恭而安望其容貌則見面益背當
 諸公攻偽學之時先生處之雍容只似平時故炎奈先生文
 有云凜然若峭馭之甚嚴泰然若方行之無畔蓋久而後得
 之又何止流行乎四時而昭示乎河漢矣

先生書所居之挑符云愛君希道泰憂國願年豐善竹林精舍
 挑符云道迷前聖統朋誤遠方來先生自易之
先生自易之

先生書閣上只扁南軒藏書二字鎮江一貴兄託過京求書其
 家齋額不許因云人家何用立牌榜且看喜家何曾有之先
 是漳州守求新貢院二字已為書去却以此說彼有數百間
 所院不可無一牌人家何用過

登先生藏書閣南軒壁上題云於穆元聖繼天測靈開此謨訓
 惠我光明靖言保之匪金殿籛含英咀實百世其承意其為
 藏書閣銘也請先生書之刻置社倉書樓之上先生曰只是
 以此記書厨名待為別做振
 道間人多來求詩與跋其以為人之所以與天地日月相為長
 久者元不在此可學

先生因人求墓銘曰吁嗟身後名於我如浮烟人既死了又更
 要這物事做甚或曰先生語此豈非有為而言曰也是既死
 去了待他說是說非有甚干涉又曰所可書者以其有可為
 後世法今人只是虛美其親若有大功大業則天下之人
 知得了又何以此為且人為善亦自是本分事又何必須要
 德地寫出賈孫

信州一士人為其先人求墓牌先生不許請之不巳又却之臨
 別送出舉指云贈公務實二字過

先生初欲正甫以沙隨行實來為作墓碑久之不到既而以舊人文字稍多又欲屬筆汪李路亦不曾及是議立祠堂于德興縣學曾為德為書沙隨先生之祠六字過

陳同父一子一壻與同來求銘文先生是時例不作此與寫有

宋龍川先生陳君同父之墓十二字婺源李參仲於先生為鄉舊其子亦來求墓銘只與跋其人所作行實亦書有宋鍾山先生李公之墓與之過

壽昌因先生酒酣興逸遂請醉墨先生為作大字詔國師頌一

首又作小字杜牧之九日詩一首又作大字淵明歸田園居一首有舉子亦乘便請之先生曰公既習舉業何事於此請

之不已亦為作淵明阻風於規林第二首且云但能參得此一詩透則公今日所謂舉業與夫他日所謂功名富貴者皆

不必經心可也壽昌先生語朋舊無事時不妨將藥方看欲知得養生之理也過

先生說南軒論壽命云官多祿少四字因云平日辭官文字甚

多過

因上堯陽取中間一條為正云事須有一箇大本方

因對雨云安徐便好昨日做雨今日方做下已快洽悠悠

因窻坐見窻前地上日色即覺熱退坐不見即不熱日受而心忌之則身不安之矣如許渤着衣問人寒熱則心疑不動也

僧有受焚者亦爾方

先生於世俗未嘗立異有歲迫欲入新居而外門未立者曰若入後有禁忌何以動作門欲橫從巷出口直出是公道橫則

與世俗相拗淳

先生問直卿何不移入新屋居曰外門未立曰歲暮只有兩日便可下工若搬入後有禁忌如何動作初三又是赤口義明

壽昌問先生此心元自通天地枉却靈宮一炷香先生繼若在

小龍王廟還敢如此道否先生曰某却不曾到吳城山壽昌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八

朱子五

論治道

治道別無說。若使人主恭儉好善。有言逆于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志。必求諸非道。這如何會不治。這別無說。從古來都有見成樣子。直是如此。賀孫

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正吾心是大本。其餘萬事各有一根本。如理財以養民為本治。兵以擇將為本。

天下事自有個大根本。每事又各自有個緊要處。端處。天下事當從本理會。不可從事上理會。方

論世事曰。須是心度大方。包裹得過。運動得行。振。為學是自博而反。諸約。為治是自約而致其博。自備。

因論世俗不冠帶云。今為天下有一日不可緩者。有漸正之者。一日不可緩者。與起之事也。漸正之者。維持之事也。方

古者脩身與取才。卹民與養兵皆是一事。今遂分為四。升卿

自古有道術為天下裂之說。今親見其弊矣。自脩天下事須是人主曉得通透了。自要去做方得如一事八分是人主要做只有一二分是為宰相了做亦做不得廣

問或言今日之告君者皆能言脩德二字。不知教人君從何處脩起必有其要。曰安得如此說。只看合下心不是私。即轉為

天下之大必將一切私底意盡屏去。所用之人非賢即別搜求正人用之。問以一人耳目安能盡知天下之賢。曰只消用一个好人作相。自然推排出來有一好臺諫。知他不好人自

然住不得德明。井田之法要行須是封建。今逐國各自去理會。如王畿之內亦各有都鄙家鄙。漢人嘗言郡邑在諸國之外。而遠役於中都

非便。問漢以王國雜見於郡縣間如何。曰漢本無法度德明封建實是不可行。若論三代之世則封建好處便是君民之情

相親。可以父安而無患。不似後世郡縣一二年輒易。雖有賢者善政亦做不成。厚

因言封建只是歷代循襲勢不容已。柳子厚亦說得是。賈生謂樹國必相疑之勢甚然。封建後來自然有尾大不掉之勢。或

周盛時能得幾時。到春秋列國強盛。周之勢亦浸微矣。後來到戰國東西周分治。却王但寄於西周公耳。雖是聖人法豈

有無弊者。大帥先生之意以為封建井田皆易得致弊。廣一問後世封建郡縣何者為得。曰論治亂畢竟不在此。以道理觀

之封建之意是聖人不以天下為己。私分與親賢共理。但其制則不過大。此所以為得。賈誼於漢言衆建諸侯而少其力

其後主父偃竊說用之於武帝。端蒙諸生論郡縣封建之弊。曰大抵立法必有弊。未有無弊之法。其

要只在得人。若是箇人則法雖不善亦占分数多了。若非其人則有善法亦何益於事。且如說郡縣不如封建。若封建非

其人且是世世相繼不能得他去。如郡縣非其人却只三兩年任滿便去。忽然換得好底來亦無定。范太史唐鑑議論大率皆歸於得人。其初嫌他恁地說後來思之。只得如此說。又云革弊須從原頭理會。熹

柳子厚封建論則全以封建為非。胡明仲輩破其說則專以封建為是要之。天下制度無全利而無害底道理。但看利害分數如何。封建則根本較固。國家可恃。郡縣則截然易制。然來未去去無長久之意。不可恃以為固也。如役法亦然。荆公只見差役之害而免役之利。先生云差役時皆土著家戶。州縣亦較可靠。免役則皆浮浪之人。靖康間州縣亦有守令要守而吏民皆散去無復可恃。然其弊亦不勝其多也。揚

先生言論間猶有不滿於五峯論封建井田數事。嘗聞其說以質疑先生云。封建井田乃聖王之制。公天下之法。豈敢以為不然。但在今日恐難下手。設使強做得成。亦恐意外別生枝

病反不如前則難收拾耳。此等事未須深論。他日讀書多所事又當自見之也。柯

因論封建曰。此亦難行使。膏梁之子弟不學而居士民上其為害豈有涯哉。且以漢諸王觀之。其荒縱淫虐如此。豈可以治民故主父偃勸武帝分王子弟而使吏治其國。故禍不及民。所以後來諸王也都善弱。蓋漸染使然。積而至於魏之諸王。遂使人監守。雖飲食亦皆禁制。更存活不得。及至晉懲其弊。諸王各使之典。大藩摠強兵相屠相戮。馴致大亂。間云監防大密則有魏之傷。恩若寬去繩勒。又有晉之禍。亂恐皆是無古人教養之法。故爾曰。那个雖教無人奈得他。何。或言今之守令亦善。俾卓錄作鞮此曰。却無前代尾大不掉之患。只是州縣之權大輕。卓錄作卒有變故更支撐不住。間因舉祖宗官制。以贍養及王介甫作相。凡州郡兵財皆括歸朝廷。而州縣益

虛所以後來之變天下瓦鮮由州郡無兵無財故也曰只祖
 宗時州郡已自輕了如仁宗朝六西群盜橫行破州屠縣無
 如之何淮南盜王倫破高郵郡守晁仲約以郡無兵財遂開
 門犒之卓錄作敏使去富鄭公聞之大怒欲誅守臣曰豈有
 任千里之寄不能拒賊而反賂之范文正公爭之曰州郡無
 兵無財俾之將何捍拒今守臣能權宜應變以全一城之生
 靈亦可矣豈可反以為罪耶然則彼時州郡已如此虛弱了
 如何盡責得介甫綱附卓錄介甫只是刮刷大甚凡州郡禁
 兵闕額盡令勿補填且如一州有千人禁軍額闕五百人則
 本郡不得招填每歲椿留五百名之衣糧并二季衣賜之物
 令轉運使掌之而盡歸於朝廷如此煞得錢不可勝計陳說
得元生說教提刑掌之歸朝又云也怪不得州郡欲添兵誠
送名曰封椿錄額禁軍錢無糧食給之其勢多招不得其守南康舊有千人禁軍額其
 列待纔有二百人而已然歲已自闕共給本軍每年有

四萬六千石以三萬九千來上供所餘者止七十石僅能贍
 得三月之糧三月之外便用別擘畫措置如斛面加量之屬
 又盡則預於民間借支方借之時早穀方熟不得已出榜令
 民先將早米禾納亦謂之利米俟冬則折除其租米亦當大
 米之數如此猶贍不給壽皇數數有指揮下來必欲招滿千
 人之額其申去云不難於招只是無討糧食處文行下云復
 不及千人亦雖招填五百人雖聖旨如此然終無得錢糧處
 只得如此挨過日子而已想得自初千人之額自來不曾及
 數蓋州郡只有許多米他無來處何以贍給之然上供外所
 餘七千石州郡亦不得用轉運使每歲行文字下來約束只
 教椿留在本州不得侵支顆粒那裏有年年侵使了每歲
下米檢視州郡又全無顆粒怪不得若更不得支此米何從
厚路遣之使去得贍軍然亦只贍得兩三月何況都無非天雨鬼輸何從得
 米某在彼時顏魯子王齊賢屢行文字下來今不得動某報

去云累政即無顆粒見在雖上司約束分明祭歲用支使何
今來上司不若為之豁除其數若守此虛名而無實徒為膏
更輦賂賄之地又况州郡每歲靠此米支遣決不能如約束
何似罷之更不聽督責愈急顏魯子又推王齊賢王齊賢又
推顏魯子及王齊賢去顏依舊行下約束却被其不能管得
只認支使了若以為罪則前後之為守者皆一樣又何從根
究其勢不奈何只得如此處卓

居今之世若欲盡除今法行古之政則未見其利而徒有煩擾
之弊又事體重大阻格處多決然難行要之因祖宗之法而
精擇其人亦足以治只是要擇人范厚夫唐鑑其論亦如此
以為因今郡縣足以為治其以時常鄙之以為苟簡因循之
論以今觀之信然當以禮明之問今日之治

問先生所謂古禮繁文不可攷究欲取今見行禮儀增損用之

冠昏喪祭等儀有可行者否曰如冠昏禮豈不可行但喪祭
有煩雜耳問若是則非理明義精者不足以與此曰固是曰
并曰封建如何曰亦有可行者如有功之臣封之一鄉如漢
之鄉亭侯田稅亦須要均則經界不可以不行大綱在正
溝洫又如孝弟忠信人倫日用間事播為樂章使人歌之做
周禮讀法編示鄉村聚落亦可代今粉壁所書條禁人條
問歐公本論謂今冠昏喪祭之禮只行於朝廷宜令禮官講明
頒行於郡縣此說如何曰向來亦曾頒行後來起告訐之訟
遂罷然亦難得人教他問三代規模未能遽復且講究一个
粗法管領天下如社倉舉子之類先生曰譬如補鍋謂之小
補可也若要做須是一切重鑄今上自朝廷下至百司庶府
外而州縣其法無一不弊學校科舉尤甚又云今之禮尚有
見於威儀辭遜之際若樂則全是失了問朝廷合頒降禮樂
之制令人講習曰以前日浙東之事觀之州縣直是視民如

禽獸豐年猶多饑死者雖百后夔亦呼召他和氣不來曠
制度易講如何有人行振

立一个簡易之法與民由之甚好夏商井田法所以難廢者固
是有聖賢之君繼作亦是法簡不似周法繁碎然周公是其

時不得不恁地惟繁故易廢使孔子繼周必能通變使簡易
不至如是繁碎今法極繁人不能變通只管築塞在這裏趙

吳伯英與黃直卿議溝洫先生徐曰今則且理會當世事尚未
盡如刑罰則殺人者不死有罪者不刑稅賦則有產者無稅

有稅者無產何暇議古蓋卿
欲整頓一時之弊譬如常洗滌不濟事湏是善洗者一拆洗
乃不枉了度幾有益過

聖人固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然勢不到他做亦做不得盡
因說理會天下彌文曰伊川云只患不得為不患不能為如有

稍在此物來即輕重皆了何必先要一一等過天下之物方
審微於未形御變於將來非知道者孰能盡

會做事底人必先度事勢有必可做之理方去做盡
不能則謹守常法盡

天生一世人才自足一世之用自古及今只是這一般人但是
有聖賢之君在上氣焰大薰蒸陶治得別這箇自爭八九分

只如時節雖不好但上面意思略轉下面便轉况乎聖賢於是
甚力量少間無狀底人自銷鑠改變不敢做出來以其乎已

為己之心為公家辦事自然循舉蓋小人多是有才底備

錄云問天地生一世入自足了一世論之則大才之不能盡用天
地之才此其不能大治乎曰不然人只是這個人若有人
可見矣果然足以致大治乎曰不然人只是這個人若有人
賢出來只它氣味自薰蒸陶治了無限人才是這個人若有人
為好問無狀者惡者自消滅了無限人才是這個人若有人
大聖賢者出休麼樣氣魄那小才薰蒸了小人自是敢於出
無狀以其自私自利辦事之心而為上之用皆是有用之人

苟悅曰教化之行挽中人而進於君子之域教化之廢推中人
而墮於小人之塗若是舉世恁地各舉其職有不能者亦須

勉強去做。不然也。怕公議既無。公議更舉無忌憚了。孫天下人不成盡廢之。使不得從政。只當講學。庶得人。漸有好者。廢有可以為天下之理方。

今日人材湏是得箇有見識。又有度量人便容受得。今日人材

將來截長補短使辨。後世只是無箇人樣。曉

汎言人才曰。今人只是兩種謹密者多。退避。後快者多。粗疎。道

世間有才底人。若能損那有餘勉其不足。時節却做得事。却出

來擔當得事。與那小廉曲謹底不同。

貪汙者必以廉介者為不是。趨競者必以恬退者為不是。由此

類推之。常人莫不皆然。傑

今人材舉業浸織弱尖巧。恐是風氣漸薄。使然好人或出於山。中

賀孫問先生出處。因云氣數衰削。區區愚見以為稍稍為。上

直之人多就摧折困頓。似皆佞諛得志之時。曰亦不可一向

如此說。只是無人一人出來負得許多人。大家合力。

做不得方可歸之天。方可喚做氣數。今若有兩三人要做。這

他都不管他直教。那兩三天摧折了便休。賀孫

有言世界無人管。久將脫去。凡事未到手則姑晦之。俟到手然

後為有詰之者。曰若不幸未及為而死。吾志不白則如之何。

曰此亦不奈何。吾輩蓋是折本做也。先生曰如此則是一部

孟子無一句可用也。嘗愛孟子答淳于髡之言曰。嫂溺援之

以手。天下溺援之以道。子欲手援天下乎。吾人所以救出者

以其有道也。既自放倒矣。天下豈一手可援哉。觀其說緣師

得來不好。安得以陸子靜堂堂自在說成一個物事乎。子

直卿云嘗與先生言。如今有一等才能了。事底人若不識義理

終是難保。先生不以為然。以為若如此說。却只是自家這下

人使得不是。自家這下人都不是人才。賀孫

荀或歎無智謀之士。看今來把誰做智謀之士。伯謨云今時所

推只永嘉人。江西人。又麓福建。又無甚人。先生不應。因云前

軒見義必為他便是淺安排周遶要做便做人說道他勇便是勇。這便是不可及歎息數聲。賀孫

浙中人大率以不生事無循為知體。先生講便是枉尺直尋。此風俗議論至十年國家事都無人作矣。常人以便文小人以容奸如此風大害事。楊

今世士大夫惟以苟且逐旋挨去為事。挨得過時且過上下相咻以勿生事不要十分分明。理會事且憊鴉突才理會得分明便做官不得有人少負能聲及少經挫折却悔其大怪。壓了了一切利方為圓且憊隨俗苟且自道是年高見識長進。當官者大小上下以不見吏民不治事為得策。曲直在前只不理會。庶幾民自不來以此為止訟之道。民有冤抑無處伸訴。只得忍過。更有訟者半年周歲不見消息不得予決。民亦只得休。和居官者遂以為無訟之可聽風俗如此可畏。人才之衰皆由於詆排道學治道不於上而於下。

得恁地然後從這裏做出。如今士大夫但說據我逐時恁地做也做得事業。說道學說正心脩身都是閑說話。我自不滿得用此。若是一人叉手並脚便道是矯激便道是邀名便道是做崖岸。須是如市井底人拖泥帶水方始是通儒實才。纔器遠問文中子安我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看聖人恁地維持紀綱却與有是非無利害之說。有不相似者曰只為人把利害之心去看聖人若聖人為治終不成掃蕩紀綱使天下自恁地頹壞廢弛方喚做公天下之心。聖人只見得道理合恁地做。有个天下在這裏。須着去保守。須着有許多維持紀綱。這是決定着如此。不如此便不得。這只是个賭。是又問若如此說則陳丈就事物上理會也是合如此。曰雖是合如此只是無自家身已做本領便不得。又問事求可功求成亦是當如此。曰只要去求可求成便不是聖人做事。那曾不要可不要成。只是先從這裏理會去。却不曾恁地。

計較成敗利害如公所說只是要去理會許多洞董了方牽入這心來却不曾有從這裏流出在事物上底意思賈孫

蔡季通因浙中主張史記常說道邵康節所推世數自古以降去後是不解會甚好只得就後世做規模以某看來則不然

孔子備六經要為萬世標準若就那時商量別作个道理孔子也不解備六經得如司馬遷亦是个英雄文字中間自有

好處只是他說經世事業只是第二三着如何守他議論如某退居老死無用之物如諸公都出仕官這國家許多命脉

汨自有所屬不直截以聖人為標準却要理會第二三着這事煞利害千萬細思之賈孫

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熹

古人立法只是大綱下之人得自為後世法皆詳密下之人只是守法去之所在上之人亦進退下之人不得妨

今世有二弊法弊時弊法弊但一切更改之却甚易時弊則皆在人人皆以私心為之如何變得嘉祐間法可謂弊矣王

公未幾盡變之又別起得許多弊以人難變故也楊 勸因論科舉法雖不可以得人然尚公曰銓法亦公然法至於

盡公不在人便不是好法要可私而公方始好楊 今日之法君子欲為其事以拘於法而不得騁小人却徇其私

敢越於法而不之顧人傑 今人只認前日所行之事而行之便謂之循典故也須揀个是

底始得學蒙 被幾個秀才在這裏翻弄那吏人翻得來難看吏文只合直說

某事是如何條貫是如何使人一看便見方是今只管弄閑言語說到緊要處又只恁地帶過去至

今日天下且得个姚崇李德裕來措置看如何治 今日之事若向上尋求須用孟子方法其次則孔明之治蜀曹

操之屯田許下也德明

因論郡縣政治之乖曰民雖衆畢竟是一箇心甚易感也揚

吳英茂實云政治當明其號令不必嚴刑以為威曰號令既明

刑罰亦不可弛苟不用刑罰則號令徒掛牆壁爾與其不導

以梗吾治曷若懲其一以戒百與其覆實檢察於其終曷若

嚴其始而使之無犯做大事豈可以小不忍為心言經界道夫

因論經界曰只著一私字便生無限枝節或問程子與五十里

采地之說如何曰人之心無窮只恐與五十里他又要一百

里與一百里他又要二百里薄

吾輩今經歷如此異時若有尺寸之柄而不能為斯民除害去

惡豈不誠可罪耶某嘗謂今之世姑息不得直須共他理會

庶幾善弱可得存立道夫

或問為政者當以寬為本而以嚴濟之曰某謂當以嚴為本而

以寬濟之曲禮謂位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須是令行禁立

若口令不行禁不止而以是為寬則非也人傑

古人為政一本於寬今必須反之以嚴蓋必如是矯之而後有

以得其當今人為寬至於事無統紀緩急予奪之權皆不在

我下梢却是姦豪得志平民既不蒙其惠又反受其殃矣海若

今人說寬政多是事事不管其謂壞了這寬字人傑

平且近民為政之本問

為政如無大利害不必議更張則所更一事未成必闕然成紛

擾卒未已也至於大家且做惜之故子產引鄭書曰安定國

家必大焉先人傑

問為政更張之初莫亦須稍嚴以整齊之否曰此事難斷定說

在人如何處置然亦何消要過於嚴今所難者是難得曉事

底人若曉事底人歷練多事繞至面前他都曉得依那事分

寸而施以應之人自然畏服今人往往過嚴者多半是自家

不曉又慮人欺已又怕人慢已遂將大拍頭去拍他要他畏

服若自見得何用過嚴便是這事難又曰難難個

因言處置天下事直是難救得這一弊少間就這救之之心又

生即一弊如人病寒下熱藥少間又變成燥熱及至病熱下

寒藥少間又變得寒到得這家計壞了更支梧不注個

問州縣間寬嚴事既已聞命矣若經世一事向使先生見用其

將何先曰亦只是隨時如壽皇之初是一樣中間又是一樣

只合隨時理會問今日之治奉行祖宗成憲然是大祖皇帝

以來至今其法亦有弊而當更者曰亦只是就其中整理如

何便超出做得如薦舉如科場如銓試就其中從長整理問

向說諸州廂禁軍與屯戍大軍更互教閱如何曰亦只是就

其法整理既而歎曰法度尚可移如何得人心變易各人將

他心去行法且如薦舉一事雖多方措置隄防然其心只是

要去私他親舊應副權勢如何得心變說了德明起稟云數

日德明誨教心尚始佩請出整衣拜辭遂出再入拜於末下三

歌扶掖先生俯身顰眉動色言曰後會未期朋友間多中道

而畫者若兄却能拳拳于切已之學更勉力廣充以慰哀老

之望德明復致詞拜謝而出不勝悵然前一日先生云朋友

赴官來相別其病如此時事又如此後此相見不知又如何

道中追念斯言不覺涕下伯魯進求一言之誨先生云歸去

且與廖文商量昨日說得已詳大抵只是如此稱火者希言

也德明問治亂之機曰今看前古治亂那裏是一時做得少是四五十

年多是一二百年醞釀方得如此遂倪首大息賀孫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九

朱子六

論取士

古人學校教養德行道藝選舉爵祿宿衛征伐師旅田獵皆只是一項事皆一理也

召穆公始諫厲王不聽而退居于郊及厲王出奔國人欲殺其子召公匿之國人圍召公之第召公乃以己子代厲王之子而宣王以立因歎曰便是這話難說古者公卿世及君臣恩意交結素深與國家共休戚故患難相為如此後世相遇如塗人及有患難則渙然離散而已然今之公卿子孫亦不可用者只是不曾教得故公卿之子孫莫不驕奢淫泆不得已而用草茅新進之士舉而加之公卿之位以為苟勝於彼而已然所恃者以其知義理故勝之耳若更不知義理何所不至古之教國子其法至詳審故其才者既足以有立而不才

者亦得以薰陶漸染而不失為寡過之人豈若今之驕驕淫奢也哉陳向父課藁中有一段論此稍佳

實問人才須教養明道章疏須先擇學官如何曰便是未有善擇底人其嘗謂天下事不是從中做起須得結子頭是當然後從上梳理下來方見次序德明問聞先生嘗言州縣學且依舊課試大學當專養行義之士曰却如此不得士自四方遠來大學無緣盡知其來歷須是從鄉舉德明

呂與叔欲奏立四科取士曰德行曰明經曰政事曰文學德行則待州縣舉薦下三科却許人投牒自試明經裏面分許多項目如春秋則兼通三傳禮則通三禮樂則盡通諸經所說樂處其看來樂處說也未盡政事則如試法律等及行移決判事又定為試辟未試則以事授之一年看其如何辟則令所屬長官舉辟器遠云這也只是法曰固是法也待人而行然這却法意詳盡如今科舉自是法先不是了今來欲教水

部與二三郎官盡識得天下官之賢否定是了不得這事因論學校曰凡事須有規模且如大學亦當用一好人使之自立繩墨遲之十年日與之磨煉方可今日學官只是計資考選用又學識短淺學者亦不尊向可學曰神宗未立三舍前大學亦盛曰呂氏家塾記云未立三舍前大學只是一大書會當時有孫明復胡安定之流人如何不趨慕可學

林擇之曰今士人所聚多處風俗便不好故大學不如州學州學不如縣學縣學不如鄉學曰太學真个無益於國家教化之意何在向見陳魏公說亦以為可罷義剛

祖宗時科舉法疎闊張奩崖守蜀有士人亦不應舉奩崖去尋得李旼出來舉送去如士人要應舉時只是着布衫麻鞋陳狀稱百姓其人今聞朝廷取士如何如何來應舉連投所業大守畧看所業方請就客位換襪相見方得就試只一二入試訖舉送舊亦不糊名仁宗時方糊名揚

商鞅論人不可多學為士人廢了耕戰此無道之言然以今觀之士人千八萬人不知理會甚事負所謂游手只是恁地底人一旦得高官厚祿只是為害朝廷何望其濟事負是可憂因云云云舊時此中赴試時只有四五千今多一倍因論呂與叔論得取士好因論其集上代人章表之類文字多難看此文集之弊揚因謂去了此等好曰然因歎與叔甚高可惜死早使其得六七十左右直可觀可惜善人無福兄弟都有立一兄和叔叔更直截死早揚

康節謂天下治則人上行天下亂則人上文太祖時人都不理會文仁宗時人會說今天不會說只是胡說因見時文義甚是使人傷心損

因說子張學干祿曰如今時文取者不問其能應者亦不必其能只是盈紙便可得推而上之如除擢皆然禮官不識禮樂官不識樂器是吏人做上去學官只是備員考法而已初不

是有德行道藝可為表率仁義禮智後頭不識到尾國之初取人如此為之奈何明作

二舍人做乾元統天義說乾元題云如目之有視耳之有聽體之有氣心之有神云云如今也無這般時文

今人作經義正是醉人說話只是許多說話改頭換面說了又說不成文字憫

今人為經義者全不顧經文務自立說心鹿膽大敢為新奇詭異之論方試官命此題已欲真立奇說矣又出題目定不肯依經文成片段都是斷章牽合是甚麼義理三十年前入猶不敢如此只因一番省試出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彤文王三句後遂成例當時人甚駭之今遂以為常矣遂使後生輩違背經旨爭為新奇迎合主司之意長浮競薄終將若何可慮可慮王介前三經義固兼聖人意然猶使學者知所統一不過專念本經及看注解而以其本注之說為文辭主司考

其工拙而定去留耳豈若今之遺經背義恣為奇說而無所
底止哉當時神宗令介甫造三經義意思本好只是介甫之
學不正不足以發明聖意為可惜耳今為經義者又不若為
詞賦詞賦不過工於對偶不敢如治經者之亂說也聞虜中
科舉罷即曉示云後舉於某經某史命題仰士子各習此業
使人心有所定止專心看一經一史不過數舉則經史皆通
此法甚好今為主司者務出隱僻題目以乘人之所不知使
人弊精神於檢閱茫然無所向方是果何法也備

時有報行遣試官牽合破碎出題目首或曰如此行遣一番也
好曰某常說不當就題目上理會這個都是道術不一所以
如此所以王介甫行三經字說說是一道德同風俗是他真
箇使得天下學者盡只念這物事更不敢別走作胡說上下
都有箇據守若是有才者自就他這腔子裏說得好依舊是
好文字而今人却務出暗僻難曉底題目以乘人之所不知

却如何教他不杜撰不胡說得或曰若不出難題恐盡被人
先牢籠做了曰莫管他自家依舊是取得好文字不悞遠方
觀聽而今却都是杜撰胡說破壞後生心術這箇事某常說
今日學校科舉不成法上之人分明以盜賊遇士士亦分明
以盜賊自處動不動便鼓譟作鬧以相迫脅非盜賊而何這
箇治之無他只是嚴挾書傳義之禁不許繼燭少間自沙汰
了一半不是秀才底人他亦自不敢來雖無沙汰之名而有
其實既不許繼燭他自要奔轍無緣更代得人筆或曰恐難
止遏今只省試及大學補試已自禁遏不住曰也只是無人
理會若捉得一兩箇真箇痛治人誰敢犯這箇須從保伍中
做起却從保正社首中討保明狀五家為保互相保委若不
是秀才定不得與保明若捉出詭名納兩副三副卷底人米
定將保明人痛治人誰敢犯某嘗說天下無難理會底事這
般事只是黑地裏脚指縫也來得出夾不知如何得恁地無

人理會又曰今日科舉考試也無法不通者或曰解額當均否曰固是當均或曰看來不必立為定額但以幾名終場卷子取一名足矣曰不得少間便長詭名納卷之弊依舊與他立定額只是後今起照前三舉內終場人數計之就這數內立定額數三舉之後又將來均一番如此則多少不至相懸絕矣因說混補曰頃在朝時趙丞相欲行三舍法陳君舉欲行混補趙丞相不肯曰今此天寒粟貴若復混補須添萬餘人米價愈騰踊矣某曰為混補之說者固大謬為三舍之說亦未為得也未論其他只州郡那裏得許多錢穀養他蓋入學者既有舍法之利又有科舉之利不入學者止有科舉一途這裏便是不均利之所在人誰不趨看來只均大學解額於諸路便無事如今大學解額七人取兩人便七人取一人也由我十人取一人也由我二十人三十人四十人取一人也

榜無益於國家可去否曰此又去不得去之則傷仁恩人必恣看來只好作文學助教闕立定某州文學幾員助教幾員隨其人士之多少以定員數如宗室宮觀例令自指射占闕相與受代莫要教他出來做官既不傷仁恩又無老羞昏濁貪猥不事事之病矣杜佑通典中說釋奠因說祿令曰今日祿令更莫說更是不均且如宮觀祠祿少間又盡指占某州某州蓋州郡財賦各自不同或元初立額有厚薄或後素有增減少間人盡占多處去雖曰州郡富厚被人炒多了也供當不去少間本州本郡底不曾給得只得去應副他處人矣因又說經界或曰初做也頃擾人曰若處之有法何擾之有而今只是人人不曉所以被人瞞說難行間有一兩個曉得底終不足以勝不曉者之多若人人都教他算教他法量他便使瞞不得矣打量極多法惟法算量極易自紹興間秦丞相舉行一番以至今看來是蘇綽以後到紹興方得行一番

今又多弊了看來須是三十年又量一番庶常無弊蓋人家田產只五六年間便自不同富者貧貧者富少間病敗便多飛產匿名無所不有須是三十年再與打量一番則聚其弊少而易為力人習見之亦無所容其姦矣要之既行也安得盡無弊只是得大綱好其間寧無少弊處只如蔡丞相紹興間行也安得盡無弊只是十分弊也須革去得九分半所餘者一分半而已今人却情願受這十分重弊壓在頭上卻不管及至纔有一人理會起便去搜剔那半分一分底弊來取疵之以為決不可行如被人少却有貫千貫却不管及被人少却有錢千錢便反倒要與理會今人都是這般見識而今分明是有箇天下國家無一人肯把做自家物事看不可說著甚常說天下事所以終做不成者只是壞於懶與私而已懶則士大夫不肯任事有一樣底說我只認做三年官了云誰能開理會得閑事閑計煩思我不理會也得好好做官

去次則豪家上戶群起遮攔恐法行則奪其利盡用納稅惟此二者為梗而已又曰事無有處置不得者事事自有个恰好處只是不會思量不得其法只如舊時科舉無定日少間人來這州試了又過那州試州裏試了又去漕司試無理會處不知誰恁聰明會思量定作八月十五日積年之弊一朝而革這箇方喚做處置事聖人所以做事動中幾會便是如此又曰凡事須看透背後去因舉掌云且如這一事見得這一面是如此便須看透那手背後去方得如國手下基一着便見得數十着以後之着若只看這一面如何見得那事幾更說甚治道個

包顯道言科舉之弊先生曰如他經尚是就文義上說最是春秋不成說話多是去來言外之意說得不成模樣某說道此皆是侮聖人之言却不如王介甫樣索性廢了較強又笑云常有一人作隨時變通論皆說要復古至論科舉要復鄉舉

里選却說須是歇二十年却行要待那種子盡了方行得說
得來也是義剛

聖遠問今士人習為時文應舉如此須當有箇轉處否曰甚善
時看只見天下如何有許多道理恁地多如今看來只有一
箇道理只有一箇學在下者也着如此學在上者也着如此
學在上若好學自見道理許多弊政亦自見得須要整頓若
上好學便於學舍選舉賢儒如胡安定孫明復這般人為教
導之官又須將科目盡變了全理會經學這須會好今未說
士子且看朝廷許多奏表支離蔓衍是說甚麼如誥宰相只
須說數語戒諭如此做足矣敬之云先生常說表奏之文下
諛其上也誥勅之文上諛其下也賀孫

問今日科舉之弊使有可為之時此法何如曰也察他不得然
亦須有箇道理又曰更須兼他科目取人

今時文賦却無害理經義大不便分明是每聖人之言如今
三知舉所上劄子論舉人使字理會這箇濟得甚今日亦未
論變科舉法只是上之人主張分別善惡罷用正人使士子
少知趨向則人心自變亦有可觀可學問歐陽公當時變文
體亦是上之人主張曰渠是變其說怪但此等事亦須平日
先有服人方可舜功問歐陽公本論亦好但未結未盡曰本
論精密却過於原道原道言語皆自然本論却生受觀其意
思乃是聖人許多憂慮做出却無自然氣象下篇不可曉德
粹云以拜佛知人之性善先生曰亦有說話佛亦教人為善
故渠以此觀之也可李

今科舉之弊極矣鄉舉里選之法是第一義今不能行只是就
科舉法中與之區處且變着如今經義格子使天下士子各
通五經大義一舉試春秋一舉試三禮一舉試易詩書禁懷
挾出題目使寫出注疏與諸家之說而斷以己意策論則試
以時務如禮樂兵刑之屬如此亦不為無益欲革奔競之弊

則均諸州解額稍損大學之額大學則罷月書季攷之法皆
限之以省試獨取經明行脩之人如此亦庶幾矣未之
因言今日所在解額太不均先生曰只將諸州終場人數與合
發解人數定便了又不是天造地設有定數何故不敢改動
也是好笑浩

或言太學補試動一二萬人之冗曰要得不冗將太學解額減
損分布於諸州軍解額少處如此則人皆只就本州軍試又
何苦就補試也盡

臨別先生留飯坐間出示理會科舉文字太要欲均諸州解額
仍乞罷詩賦專經學論策條目并并云且得士人讀此書三
十年後恐有人出味

乙卯年先生作科舉私議一通付過看大槩欲於三年前曉示
下次科場以某經某子某史試士人如大義每道只六伯字
其餘兩場亦各不同後次又須以前某年科場別以某經某

子某史試士人蓋欲其逐番精通也過欲借錄不許過

先生言時文之謬云如科舉後便下詔今番科舉第一場出題
目在甚經內論題出在甚史內如史記漢書等廣說二書策
只出一二件事庶幾三年之間專心去看得一書得底固是
好不得底也逐番看得一般書子細胡永

先生云禮書已定中間無所不包某常欲作一科舉法今之詩
賦實為無用經義則未離於說經但變其虛浮之格如近古
義直述大意立科取人以易詩書為一類三禮為一類春秋
三傳為一類如子年以易詩書取人則以前三年舉天下皆
理會此三經卯年以三禮取人則以前三年舉天下皆理會
此三禮午年以春秋三傳取人則以前三年舉天下皆理會
此春秋三傳如易詩書稍易理會故先用此一類取人如是
周而復始其每舉所出策論皆有定所如某書出論其書出
策如天文地理樂律之類皆指定令學者習而用以為題賀

孫云此法若行但恐卒未有考官曰須先令考官習之賀孫
 李先生說今日習春秋者皆令各習一傳并習誥解只得依其
 說不得臆說先生曰六經皆可如此下家狀時皆令定了揚
 今人都不曾讀書不會出題目禮記有無數好處好出題目揚
 科舉種子不好謂試官只是
 這人。場
 張孟遠以書來論省試策題目言今日之弊在任法而不任人
 孟遠謂今日凡事傷不能守法曰此皆偏說今日乃是要做
 好事則以礙法不容施行及至做不好事即使越法不顧只
 是不勇於為善必大

科舉是法弊大抵立法只是立个得人之法若有奉行非其人
 却不干法事若只得人便可今却是法弊雖有良有司亦無
 如之何王嘉叟云朝廷只有兩般法一是排連法今銓部是
 也一是信采法今科舉是也醫

問今之學校自麻沙時文冊子之外其他未嘗過而問焉曰

它不得上之所以教者不過如此然上之人曾不思量時文
 一件學子自是着急何用更要你教你設學校却好教他理
 會本分事業曰上庠風化之源所謂李攷行藝者行尤可笑
 只每月占一日之食便是先生笑曰何其簡易也曰天下之
 事大正則難如學校間小正頃可曰大處正不得小處越難
 才動着便有掣肘如何正得珠

因說科舉所取文字多是輕浮不明白着實因歎息云最可憂
 者不是說秀才做文字不好這事大關世變東晉之末其文
 一切含糊是非都沒理會賀孫

有少年試教官先生曰公如何頃要去試教官如今最沒道理
 是教人懷牒來試討教官某嘗經歷諸州教官都是許多小
 兒子未生鬚鬚入學底多是老大底人如何服得他某思量
 須是立箇定制非四十以上不得任教官又云須是罷了堂
 除及注授教官却請本州鄉先生為之如福州便教林少穎

這般人做士子也歸心他教也必不苟又云只見泉州教官却老成意思却好然也教人也未是如教人編抄甚長編文字又曰今教授之職只教人做科舉時文若科舉時文他心念念要爭功名若不教他你道他自做不做何待設官置吏費廩祿教他做也須是當職底人怕道人不曉義理須是要人識些如今全然無此意如何恁地賁孫

坐中有說起賢良科曰向來作時文應舉雖是角虛無實然猶是白直却不甚害事今來最見喚做賢良者其所作策論更讀不得緣世上只有許多時事已前一齊話了自無可得說如策酒相似第一番淋了第二番又淋了第三番又淋了如今只管又去許多糟粕裏只管林有其麼得話既無可得話又只管要新景切害處是輕德行改名節崇智術尚變詐讀之使人痛心疾首不知是甚世變到這裏可畏可畏這都是不祥之兆隆興以來不恁地自隆興以後有恢復之說都要

來說功名初不曾濟得此事今看來反把許多元氣都耗去管子孔門所不道而其言猶曰禮義廉恥是謂曰維如今將禮義廉恥一切掃除了却來說事功賀孫

禁正則彭大老欲放混補廟堂亦可之但慮艱食故不果行二人之意大率為其鄉人地耳廟堂云今日大學文字不好去不知所以不好之因便使時文做得十分好後濟得甚事某有一策諸州解額取見三舉終場最多人數以寬處為準皆與添上省試取數却不增其補試却用科舉年八月十五日引試若要就補須舍了解試始得如此庶幾人有固志免得如此奔競喧闐閣祖

說趙丞相欲放混補歎息云方今大倫恁地不成模樣身為宰相合以何為急却要急去理會這般事如何恁地不識輕重此皆是衰亂之態只看宣和末年番人將至宰相說甚事只看實錄頭一版便見且說大學秀才做時文不好你道是識

世界否如今待補取士有甚不得如何道恁地便取得人才
如彼便取不得人才只是亂說待補之立也恰如擲骰子一
般且試采擲得便得試擲不得便不得試且以為節制那裏
得底便是不得底便不足這般做事都是枉費氣力某嘗說
均解額只將逐州三舉終場人數用其最多為額每百人取
幾人大學許多濫恩一齊省了元在學者聽依舊恩例諸路
黜試皆罷了士人如何也只安鄉舉如何自家却立箇物事
引誘人來奔趨下面又恁地從窄無入身處如何又只就微
禾處埋會若均解額取人數多或恐下梢恩科數多則更將
分數立一長限以前得舉人却只依舊限有甚不得處他只
說近日學中緣有待補不得廣取以致學中無好文字不知
時文之弊已極雖鄉舉又何嘗有好文字繪炙人口若是要
取人才那裏將這幾句冒頭見得只是胡說今時文日趨於
弱日趨於巧小將士人這此志氣卻謂削得盡莫說以前人

是宣和末年三舍法纔能學舍中無限好人才如胡邦衡之
類是甚麼樣有氣魄做出那文字是甚豪壯當時亦自然有
人及紹興渡江之初亦自有人才那時士人所做文字極麗
更無委曲柔弱之態所以亦養得氣宇以看如今秤斤注兩
作兩句破頭如此是少衰氣賀孫

或問趙子直建議行三舍法補入縣學自縣學比試入於州學
自州學貢至行在補試方入大學如何曰這是顯然不可行
底事某嘗作書與說他自謂行之有次第這下稍須大爭今
只州縣學裏小小補試動不動便只是請囑之私若更把這
箇為補試之地下稍須至於與大獄子直這般所在都不詢
訪前輩如向者三舍之弊某嘗及見老成人說劉聘君云縣
學嘗得一番分肉肉有內舍外舍多寡之差偶齋僕下錯了
一分學生便以界方打齋僕高聲大怒云我是內舍生如何
却只得外舍生肉如此等無廉耻事無限只是蔡京法度如

此嘗見胡瑗德輝有言曰學校之設所以教天下之人為忠
為孝也國家之學法始於熙寧成於崇觀熙寧之法李定為
之也崇觀之法蔡京為之也李定者天下之至不孝者也蔡
京者天下之至不忠者也豈有不忠不孝之人而其所立之
法可行於天下乎今欲行三舍之法亦本無他說只為所取
待補多減裂真正老成士人多不得大學就試大學緣此多
不得人然初間所以立待補之意只為四方士人都來就試
行在壅隘故為此法然又須思量所以致得四方士人苦死
都要來赴大學試為甚麼這是不弊端須從根頭理會去某
與子直書曾云若怕人都來赴大學試須思量士人所以都
要來做甚麼皆是秀才皆非有古人教養之實而仕進之途
如此其易正試既優又有舍選恩數厚較之諸州或五六百
人解送一人何其不平至於此自是做得病痛如此不就這
嚴督治却只去理會其末今要好且明略指禪自今大學並
不許以恩例為免若在學人授執舊例則以自今新補入為
始他未入者幸得入而已未暇計此大學既無非望之恩又
於鄉舉額窄處增之則人人自安鄉里何苦都要入大學不
就此整理更說甚高抑崇秦相舉之為司業抑崇乃龜山門
人龜山於學校之弊然有說話渠終不習聞講論到好做處
却略不施為秦本惡程學後見其用此人人莫不相慶以為
度幾善類得相汲引後乃大不然一向苟合取媚而已學校
以前整頓固難當那時兵興之後若從頭依自家好規模整
頓一番豈不可為他當時於秦相前亦不敢說及此賀孫
因論黃幾先言曾於周文處見虜中賦氣脉厚先生曰那處是
氣象大了說得出来自是如此不是那邊人會揚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十

朱子七

論兵

今州郡無兵無權先王之制內有六卿六遂都鄙之兵外有方伯連帥之兵內外相維緩急相制賀孫

本強則精神折衝不強則招殃致凶間

或言古人之兵當如子弟之衛父兄而孫吳之徒必曰與士卒同甘苦而後可是子弟必待父兄施恩而後報也先生曰此而拊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此意也少不得纊之同

凡為守帥者止教閱將兵足矣程其斗力汰其痿老衰弱招補壯健足可為用何必更添寨置軍其間衣糧或厚或薄遂致偏廢如此間將兵則皆差出接送矣方子

辛弃疾頗諳兵事云兵老弱不汰可慮向在湖南收茶寇今統領揀人要一可當十者押得來便看不得盡是老弱問何

故如此云三揀得如此間有稍壯者諸處借事去州郡兵既弱皆以大軍可恃又如此為今之計大段着揀汰但所汰者又未有損處某向見張魏公說以分兵殺虜之勢只緣虜人調發極難元顏要犯江南整整兩年方調發得聚彼中雖是號令簡無此間許多周遮但彼中人纔逼迫得大急亦易變所以要調發甚難只有公准有許多捍禦之兵為吾之計莫若分幾軍趨關陝他心擁兵於關陝又分幾軍向西京他必擁兵於西京又分幾軍望淮北他必擁兵於淮其他去處必空弱又使海道兵搗海上他又着擁兵捍海上吾家揀精銳幾萬在此度其勢力既分於是乘其稍弱處一直取山東虜人首尾相應不及再調發來添助又卒未聚而吾已據山東纔據山東中原及燕京自不消得大段用力蓋精銳卒於山東而虜勢已截成兩段去又先下明詔使中原豪傑自為響應是時魏公答以其只受一方之命此事恐不能主之蔡

云今兵政如此終當如何曰須有道理蔡曰莫着改更法制曰這如何得如同父云將今法制重新洗換一番方好某看來若便使改換得并牧其田民皆為兵若無人統率之其為亂道一也然則如之何曰只就這腔裏自有道理這極易只呼吸之間便可以弱為強變怯為勇辰柔為剛易敗為勝直如反掌耳賀孫

先生云當今要復太祖兵法方可復中原又云諸州禁軍皆不可用幾年說要揀冗兵但只說得各圖苟且安便無有為者故新者來舊者又不去來而又來相將積得皆不可用如澄冗官見這人不可用便除一人而今不可用者又復留而不

去故軍冗不練官冗不澄壽昌
問今日之軍政只有君相上下一心揀之又揀如太祖時方好曰只有揀練使用太祖時即用如揀而養十數年又老了依舊無用場

今兵官愈多兵愈不精道夫

今日兵不濟事兵官不得人專務刻削兵且驕弱安養不知勞苦一旦如何用某嘗言宜散京師之兵却練諸郡之兵依太祖法每年更戍趙去淮上衛適謂如福建之兵趙去饒州饒州之兵趙去衢信衢信趙去行在迤邐趙去淮上今年如此明年又趙去則京師全無養兵之費豈不大好與

言今兵政之弊曰唐制節度兵觀察財處置等使即節鎮也使持節某州諸軍事兵某州刺史氏即支郡也支郡隸於節鎮而節鎮支郡各有衙前左右押衙管軍都頭並掌兵事又皆是士人為之其父則根勢深固反視節度有客主之勢至有誅逐其上而更代為之凡陸梁跋扈之事因茲而有惟是節度得人方能率服人心歸命朝廷若論唐初兵力最盛斥地最廣乃在於統兵者簡約而無牽制之患然自唐末大抵節度之患深如人之病外強中乾其勢必有以通其變而後可

故太祖皇帝知其病而疏理之於是削其支郡以斷其臂尚之勢當時至有某州某縣置通判以奪其政命都監監押以奪其兵立倉場庫務之官以奪其財向之所患今皆無矣其後又有路分鈐轄總管等官神宗時又增置三十七將亂離之後又有都統統領統制之名不抵今日之患又却在於主兵之負多朝廷雖知其無用姑存其名日費國家之財不可勝計又刻剝士卒使士卒困愁於下若更不變而通之則其害未艾也要之此事但可責之郡守他分明謂之郡將若使之練習士卒備治哭單築固城壘以為一方之守豈不隱然有備而可畏古人謂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今一切反之道夫

問後世雖養長征兵然有緩急依舊徵發於民終是離民兵不得兼長征兵終不足靠如杜子美石壕吏詩可見曰自秦漢以下至六國皆未有長征兵都是徵發於民及唐府衛法壞

然後方有長征兵因論荆襄義勇州縣官吏反擾之當時朝廷免徵科官吏不得役使今徵科既不得免民反倍有所費又官吏役使如故曰其當初見劉共父說他制得義勇極好且是不屬官吏官不得擾之其應之曰無緣有不屬州縣之理固疑其末流如此備

兵甲詭名不可免善兵者亦不於此理會纔有一人可用便令其兼數人之料軍中若無此便不足以使人故朝廷只是擇將以其全數錢米與之只責其成功不來此屑屑計較近來翻刷得都盡朝廷方以為覈實得好先生云聞前

兵法以能分合為變不獨一陣之間有分合天下之兵皆然今日之兵分者便不可合合者便不可分本朝舊來只郡國禁兵而已但在西北者差精銳耳渡江後又添上御前軍却是張韓輩自起此項兵後來既不可得而去只得如此聚心今以不如祖宗時財賦養祖宗時所無之兵安得不窮也帶

唐時州縣上供少故州縣富兵在藩鎮朝廷無甚養兵之費自本朝罷了藩鎮州郡之財已多歸於上熙豐間又令州郡見看軍額幾人折了者不得補却以其費椿管上供而朝廷得錢物甚多今天下兵約四五十萬又皆羸弱無用之人所費不可計今若要理會須從此起楊

論財賦曰財用不足皆起於養兵十分八分是養兵其他用度止在二分之中古者刻剝之法本朝皆備所以有靖康之亂已前未有池揚江鄂之兵止謂張宣撫兵其人兵今增添許多兵合當精練禁兵汰其老弱以為廂兵節

今朝廷盡力養兵而兵常有不足之患自兵農既分之後計其所費却是無日不用兵也時舉

今天下財用費於養兵者十之八九一百萬貫養一萬人此歲

今日民困正緣此江屯兵費重只有屯田可減民力見說襄漢

問儘有荒地某云當用甚人耕墾曰兵民兼用各自為地
地沃衍收穀必多若做得成敵人亦不敢窺伺兵民得利既
多且耕且戰便是金城湯池兵食既足可省漕運民力自蘇
然後盡驅州郡所養歸明北軍往彼就食則州郡自寬運之
十年其效必著須是擇帥既得其人專一委任許令辟召寮
屬同心措置勿數更易庶幾有濟范田

范伯達有文字說淮上屯田須與畫成一井中為公田以給軍
令軍中子弟分耕取公田所入以給軍德明

因言淮上屯田前此朝廷嘗差官理會其人到彼都不曾敢起
人所與者却只令人築起沿江閑地以為屯此亦太不立夫
祇世事須是出來擔當不可如此放倒人是天地中最靈之
物天能覆而不能載地能載而不能覆德地大事聖人猶能
裁成輔相之況於其他因舉齊景公答夫子君臣君臣之君
又與晏子言美哉室之語皆放倒說話且如五代時兵驕甚

矣周世宗高平一戰既敗却忽然誅不用命者七十餘人三
軍大振遂復合戰而克之凡事都要人有志壯祖

屯田須是分而屯之統帥屯甚州總司屯甚州漕司屯甚州以
戶部尚書為屯田使使各考其所屯之多少以為殿最則無
不可行者今則不然每欲行一文字則經由數司僉押相牽
制事何由成道夫

趙昌父相見因論兵事先生曰兵以用而見其強弱將以用而
見其能否且如本朝諸公游陝西者多知邊事此亦是用兵
之政今日諸將坐於屋下何以知其能蹤有韓白復生亦何
由辨之可學帥

問選擇將帥之術曰當無事之時欲識得將須是具大眼力如
蕭何識韓信方得不然邊警之時兩兵相抗恁時人才自急
且如國家中興張韓劉岳突然而出豈平時諸公所嘗識者
不過事期到此廝揆出來耳道夫

不令官官賣統軍官職是今日軍政第一義方
今日將官全無意思只以人家驕子弟了褒衣博帶談道理說
詩書寫好字事發遣如此何益於事謙

今諸道帥臣只會作一二任監司即以除之有警則又欲其親
督戰士此最不便萬一為賊所虜為之奈何彼固不足帥然
失一帥其勢豈不張大前輩謂祖宗用帥取以二路一是智
歷邊郡一是帥臣子弟曾諳兵事者此最有理或謂戎幕宜
用文官三四員此意亦好蓋經歷知得此等利害向後皆可
為帥然必須精選而任不可泛濫也道夫

或問諸公論置二大帥以統諸路之帥如何曰不消如此只是
擇得一个人了君相便專意委任他却使之自擇參佐事便
歸一今若更置大帥以監臨之少間必有不相下之意徒然
紛擾須是得一个人委任他聽他自漸漸理會許多軍政將
來自自條理格

蜀遠朝廷萬有餘里擇帥須用嚴毅素有威名足以畏壓人心
則喜亂之徒不敢作矣道夫

或問古今治亂者先生言古今禍亂必有病根漢官官后戚唐
藩鎮皆病根也今之病根在歸正人忽然放教他來州縣如
何奈得他何所幸老者已死少者無彼中人氣象似此間人
一般無能為矣謙

邊防焉政甚弊廬州舊夾肥水而城今只築就一邊揚

論刑

天下事最大而不可輕者無過於兵刑臨陳時是胡亂錯殺了
幾人所以老子云夫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
獄訟面前分曉事易看其情偽難通或旁無佐證各執兩說
繫人性命處須喫緊思量猶恐有誤也

論刑云今人說輕刑者只見所犯之人為可憫而不知被傷之
人尤可念也如劫盜殺人者人多為之求生殊不知死者之

為無辜是知為盜賊計而不為良民地也若如酒稅偽會子
及飢荒竊盜之類猶可以情原其輕重大小而處之時舉
今之法家惑於罪福報應之說多喜出人罪以求福報夫使無
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得倖免是乃所以為惡爾何福報之
有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所謂欽恤者欲其詳審曲直
今有罪者不得免而無罪者不得濫刑也今之法官惑於欽
恤之說以為當寬人之罪而出其死故凡罪之當殺者必多
為可出之塗以俟奏裁則率多減等當斬者配當配者徒當
徒者杖當杖者笞是乃賣弄條貫舞法而受賕者耳何欽恤
之有罪之疑者從輕功之疑者從重所謂疑者非法令之所
能決則罪從輕而功從重惟此一條為然耳非謂凡罪皆可
以從輕而凡功皆可以從重也今之律令亦有此條謂法所
不能決者則俟奏裁今乃明知其罪之當死亦莫不為可出
之公以上之惟書皇不然其情理重者皆殺之謂

李公晦問志字前輩多作愛人意思說如何曰畢竟愛人意思
多因云人命至重官司何故斬之於市蓋為此人曾殺那人
不斬他則那人之冤無以伸這交心便歸在被殺者一邊了
然古人罪疑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雖愛心只在被殺
者一邊却又溢出這一邊些子佐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一十計九版

朱子八

論民

建寧迎神先生曰孟子言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詎說行放淫
辭今人心都啗邪了所以如此泉州一富室捨財造廟舉室
乘舟往廟所致祭落成中流舟溺無一人免者民心不得其
正眼前利害猶曉不得况欲曉之以義理哉必大。教人得
今欲行古制欲法三代然隔霄壤今說為民減放幾時放得到
他无肌膚處且如轉運使每年發十萬貫若大段輕減減至
五萬貫可謂大恩然未減放那五萬貫尚是無名額外錢湏
一切從民正賦凡所增名色一齊除盡民方始得脫淨這裏
方可以議行古制如今民生日困頭只管重更起不得為人
君為人臣又不以為急又不相知如何得好這湏是上之人
一切掃除妄費卧薪嘗膽合天下之智力日夜圖求一起而

重催不到者保正出之一番當役則為之困矣故浙中不如
福建浙西又不如浙東江東又不如江西越近都處越不好
厚○義
剛同

浩曰江浙稅重昨日来路問村人見得此間只成十一之稅曰
嘗見前輩說閩中真是樂國其初只在山間不知外處事及
到浙東然後知吾鄉果是樂地今只汀州全做不得彼處屢
經寇竊逃亡者多遺下產業好者上户占去不好者勒隣至
耕佃隣至無力又逃亡所有田業或拋荒或隱沒都無歸着
又官科鹽於民歲歲增添此外有名目科歛不一言艱於催
科民苦於重歛更無措手足處守倅只利俸享得俸便了更
不恤大體須是得監司與理會亦近說與應倉了不知如何
浩云要好得監司去地頭置局與理會一番直是見底方可
住先生擊節曰此是至切之論其之見正是如此浩

黃仁卿將宰樂安論及均稅錢曰今說道稅不出鄉要之稅何

輕重如何不出鄉得若教稅不出州時庶稍均得先生曰稅
不出鄉只是古人一時間尋得這說去防那一時之弊而
今耳裏聞得却把做箇大說話但只均稅錢也未盡須是更
均稅物方得且如福州納稅一錢可以當這裏十錢而今便
須是更均那稅物又曰往在漳州見有退稅者不是一發退
了謂如春退了稅後秋又要退苗却不知別郡如何然畢竟
是名目多後恁地擾其說時只教有田底便納米有地底便
納絹只作兩鈔官司亦只作一倉一場如此百姓與官司皆
無許多勞攘又曰三十年一番經界方好又曰元積均田圖
惜乎不見今將他傳來考只有兩疏却無那圖然周世宗一
見而喜之便欲行想見那圖大段好嘗見陸宣公奏議後面
說那口分世業其纖悉畢盡古人直是恁地用心今人若見
均田圖時他只把作鄉司職事看了定是不把作書讀今如
何得有陸宣公樣秀才又曰林勳本政書每鄉開具若干字

既田田下註人姓名是以田為母人為子說得甚好義剛

揚通老相見論納米事先生曰今日有一件事最不好州縣多

取於民監司知之當禁止却要分一分此是何義理又論賣

西鹽曰其法亦不密如立定格六斤不得過百錢不知去海

遠處搬擔所費重此乃許子之道但當任其所之隨其所嚮

則其價自平天下之事所以可權衡者正謂輕重不同乃今

一定其價安得不弊又論汀寇止四十人至調泉建福三州

兵臨境無寇須令汀守分析先生曰纔做從官不帶職出便

把這事做欠闕見風吹草動便喜做事不顧義理只是簡利

多害少者為之今士大夫皆有此病可幸

嘗謂為政者當順五行脩五事以安百姓若曰賑濟於凶荒之

餘縱饒措置得善所患者淺終不濟事賑夫

今賑濟之事利七而害三則當冒三分之害而全七分之利不

然必欲求全恐併與所謂利者失之美入傑

正甫說時然說得好雖有智者為之計亦不出於此然所說

救荒賑濟之意固善而上面取出之數不節不可直卿云制

度雖只是這箇制度用之亦在其人如糶米賑饑此固是但

非其人則做這事亦將有不及事之患曰然賀孫

賑濟之策初且大綱如抄人口之類亦止待其抄來如何如一

細碎便生病屯田亦然且理會大處如薛士龍輩皆有一定

格子細細碎碎皆在我手尚得只一出使委人如何了得又

此等事須是上下一心方行得揚

直卿言辛幼安帥湖南賑濟榜文稱用八字曰劫禾者斬開糶

者配先生曰這便見得他有才此八字若做兩樣便亂道又

曰要之只是粗法道夫

李壽翁啓請要移義倉放鄉下令簿尉月巡之丞三月一巡之

先生曰如此則丞簿尉只幹辦此事也不給都無及及其他

事矣又月月官出擾鄉人一番也是行不得後被朝廷罵下

常平法一卷下來也不道是行得行不得只休了又有一官人要令逐縣試過了方得來就試先生云且如福州十二縣今只一處弊逐處試過却有十二處弊揚

今日莫倫於役法亦莫弊於役法民

問差役雇役孰便曰互有得失而今所謂雇役便者即謂不擾稅人然聚浮浪無根着之人在那裏又多害事所謂差役便者即謂稅人自顧藉愛惜然其為之者多有破家蕩產之患蓋緣既教他作衙前少間庫厨都教他管便自備這物事以供應官負大有不便祖宗時却有坊場河渡以補之謂之優重也夔孫

因論役法曰差役法善晁以道嘗有劄子論差役有十利一彭仲剛子復作台州臨海縣理會役法甚善朝廷措置役法看如何措置終是不公且如鄉有寬狹寬鄉富家多狹鄉富家少狹鄉富家新斬自足一被應役無不破家蕩產極可憐

彭計一縣有幾鄉鄉有闊狹某鄉多富家某鄉少富家却中分富家以界兩鄉令其均平其有不均處則隨其道里遠近分割禪補令其恰好人甚便之或曰恐致人怨曰不然蓋其公心素有以信於民民自樂之雖非法令之所得為然使民宜之亦終不得而變也又有所在利於為保正而不利於為保長者蓋保長催稅其擾極多某在紹興有人訴不肯為保長少間却計會情願做保正其甚嘉之以為捨易而就難及詢之士人乃云保長難於保正又有計會欲為保長者蓋有所獲於其中所在風俗不同看來只用倍法若產錢滿若干當為保正外又計其餘產若干當為保長若產錢倍多則須兩番為保正如此則無爭又催稅之法頃見崇安趙宰使人俵由子分為幾限令百姓依限當廳來納甚惡擾及過陰興見帥司令諸邑俵由子催稅而責以十限縣但委之吏手是時饑餓民甚苦之恣為吏人乞覓或所少止七百而限以十

限每限自用百錢與吏或欲作一項輸納吏又以違限拒之
或所少不滿千錢而越限之錢則已踰千矣其擾不可言所
以做官難於通四方之風俗情偽如何了得個

李文問保正可罷否曰這箇如何罷得但處之無擾可笑曰此
自王荆公始否曰保正自古有但所管人戶數有限今只論
都則人數不等然亦不干人數多寡若無擾雖所管千百家
亦不為勞苦若重困之雖二十家亦不勝矣

因論保伍法或曰此誠急務曰固是先王比閭保伍之法便是
此法都是從這裏做起所謂分數是也兵書云御衆有多寡
分數是也看是統馭幾人只是分數明所以不亂王介甫銳
意欲行保伍法以去天下坐食之兵不曾做得成范仲達姊
弟太史為袁州萬載令行得保伍極好自來言保伍法無及
之者此人有心力行得極整肅雖有姦細更無所容每有疑
似無行止人保伍不敢著互相傳送至縣縣驗其無他方令

傳送出境訖任滿無一寇盜頃張定叟知袁州託其詢問則
其法已亡偶有一縣吏畧記大槩備

某保甲草中所說縣郭四門外置隅官四人此最緊要蓋所以
防衛縣郭以制變縣有官府獄訟倉庫之屬須是四面有箇
防衛始得一箇隅官須各管得十來里方可諸鄉則只置鄉
壓之類而不復置隅官默寓箇大小相維之意於其間又後
面子弟一段須是著意理會這箇子弟真不要他用非其他
泛泛之比須是別有箇技擢旌賞以激勸之乃可此等事難
處須是理會教他整密無些罅縫方可備

歸正人元是中原人後陷於蕃而復歸中原蓋自邪而歸於正
也歸明人元不是中原人是徭洞之人來歸中原蓋自暗而
歸於明也如五夏人歸中國
亦謂之歸明○盡

財

今朝廷之財賦不歸一分成兩三項所以財匱且如諸路總領

贍軍錢凡諸路財賦之入總領者戶部不得而預也其稅則歸戶部戶部又未盡得凡天下之好名色錢容易取者多者皆歸于內藏庫封樁庫惟留得名色極不好極難取者乃歸戶部故戶部所得者皆是枷棒拷箠得來所以戶部愈見匱乏封樁內藏孝宗時銳意恢復故愛惜此錢不肯妄用開支則有司執奏旋悟而止及至今日則供浮費不復有矣今之戶部內藏正如漢之大農少府錢大農則國家經常之費少府則人主之私錢

今之戶部但逐時了得些以支撥都下軍馬之類如無又借出內藏錢以充之凡天下財賦到即分幾多入內庫幾多入何處幾多入戶部王宣子為戶部時曾去理會虞并甫不樂罷黜之揚

因致道說國家財用耗屈某人曾記得在朝文臣每月共支幾萬貫武臣及內侍等五六十萬貫曰唐初節度使皆是流

對敵平定禍亂故得此官今因唐舊而節度使之名不罷皆安居暇食安然受節度使之重祿豈不是無謂似聞蔡京當國曾欲罷之賀

宗室俸給一年多一年駸駸四五年後何以當之事極必有變如宗室生下便有孤遺請給初立此條止為貧窮全無生活計者那曾要得恁地及賀

因言宗室之盛曰頃在漳州因壽康登極恩宗室量試出官一日之間出官者凡六十餘人州郡頗添許多俸給幾無以支吾朝廷不慮久遠宗室日盛為州郡之患今所以已有一二州郡倒了緣宗室請受浩瀚直是孤遺多且如一人有十子便用十分孤遺請受有子孫多則寧不肯出官蓋出官則其子孫孤遺之俸皆止而一官之俸反不如孤遺眾分之多也在法宗室無依倚者方得請孤遺俸有依倚者不得請有依倚謂其伯叔兄弟有官可以相依倚而不至於困乏今則有

伯叔兄弟為官者反行憑勢以請孤遺之俸而真孤遺無依倚者反艱於請以其無援而州郡江抑之也不知當初立法如何然有不公處如宗室丁憂依舊請俸宗室選人待闕亦有俸給恩亦太重矣朝廷更不思久遠他日為州郡之害未涯也如漢法宗室惟天子之子則裂土地而王之其王之子則嫡者一人繼王庶子則皆封侯侯惟嫡子繼侯而其諸子則皆無封故數世之後皆與庶人無異其勢無以自給則不免躬農畝之事如光武少年自販米是也漳泉宗室最多南外西外在彼宮中不能容則皆出居於外因問西外南外曰徽宗以宗室眾多京師不能容故令秦王位下子孫出居西京謂之西外太祖位下子孫出居南京謂之南外及靖康之亂遭虜人殺戮虜掠之餘能渡江自全者高宗亦遣州郡收拾於是皆分置福泉二州依舊分太祖秦王位下而居之也居于京師者皆太宗以下子孫太宗子孫是時世次未遠皆有緦麻服故皆處於京師而太宗以下又自分兩等濮園者尤親蓋濮邸比那又爭兩後也濮園之親所謂南班宗室是也近年如趙不流之屬皆是南班其恩禮又優故濮園位下女事人者其夫皆有官因言京師破時黃唐傳為宗正官以宗室簿籍獻于虜虜依簿搜索無一人能逃匿者又徽宗淵聖諸子皆是官者指名取索亦無一人能免者言之痛傷虜人初破京城時只見來索近上寵倖用事底官者數人人莫測之但疑其欲效此間置官依倣宮闈間事耳乃是呼去問諸王諸公主所在宮人有幾位諸王有幾位兩宮各有多少并宮中寶玉之藏各有幾所官者一一聲說略不敢隱其有宮中秘藏寶玉之物外人不得知者虜人皆來索取皆是官者教之也方搜捕諸王宗室時吳革獻議於孫傳欲藏匿淵聖之子年十許歲以續趙祀而取外人一子狀貌年數相似者殺之以獻虜云皇子出閣為衆人爭奪蹂踐而死孫傳不敢擔

當竟不敢為只得两手付之無一箇骨肉能免者可痛問吳
革是時結連義兵欲奪二聖為范瓊誘殺之不知當時若從
中起能有濟否曰也做不得大勢去矣古人云慎乎若朽索
之馭六馬豈不是如此只這裏才操縱少緩其終便有此禍
可不慄慄危懼從古以來如此如唐高祖太宗之子孫被武
后殺盡其間不絕如綫唐明皇奔迸流離其子孫皆餓死中
更幾番禍亂殺戮無遺哀哉卓

或論會子之弊曰這物事輕了是誘人入於死地若是一片白
紙也直一錢在而今要革其弊須是從頭理會方得盡

或欲通銅錢出淮先生深以為不然云東南銅錢已是甚少其壞
之又多端私鑄銅器者動整四五緡壞了只某鄉間舊有此
想見別處更多又有海舶之泄海船高大多以貨物覆其上
其內盡載銅錢轉之外國朝廷雖設官禁那曾檢點得出其
不廉官吏反以此為利又其一則淮上透漏監官點閱稅物

但得多納幾錢他不復問銅錢過彼極有利六七百文可
好絹一匹若更不禁那箇不要帶去又聞入川中用若放入

川蜀其透漏之路更多續

論淮西鐵錢交子曰交子本是代錢今朝廷只以紙視之今須

是銅錢交子不得用於淮鐵錢交子不得用於江南又須江

南官司置場兌換銅錢交子乃可行耳續

兩淮鐵錢交子試就今不行處作箇措置不若禁行在會子不

許過江只專令用交子知淮人要過江買賣江南須自有入

停榻交子便能換錢又不若朝廷捐數萬貫錢在江南買

交子却發過淮南自可流通必大曰不許行在會子過淮此

恐難禁先生以為然必大因言鐵錢之輕亦緣積年鑄得多

了又只用之淮上十餘郡所以至此益賤先生遂言古者只

是荒歲方鑄錢周禮所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既

可因此以養饑民又可以權物之重輕蓋古人錢關方鑄將

未添今淮上亦可且佳鑄數歲候少時却鑄欲解鼓鑄
閣下四州鹽法分稅上四州官實浙東紹興四州邊海亦合
閣下四州法而官賣之故其法甚弊揚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一十二計一十一版

朱子九

論官

周不置三公之官只是冢宰以下六卿為之周公嘗以冢宰為
太師顧命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注謂此
六卿也稱公則三公矣揚

或問漢三公之官與周制不同何耶曰漢初未見孔壁古文尚
書中周官一篇說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或錄云有周官尚
伏主口授二十篇無周三公少蓋未見古文尚書但見伏生
司空為三公而無周三公少蓋未見古文尚書但見伏生
口授牧誓立政篇中所說司徒司馬司空遂誤以是為三公而
置之愚按漢高祖時所建三公實司徒司馬司空始元年非
因其字義以為師保之職故亦甚尊崇之位三公上東漢
稱其必不若世易為三師皆是意也使西漢明見周官尚
據依三公若世易為三師皆是意也使西漢明見周官尚
三公其說與周官合者豈孔氏書所記之歟抑但習聞其說無
者至是私有所傳授故班固得以此之歟抑但習聞其說無

所始行于世東晉之前不廢耶古文尚書至東晉時因內史梅
為命韋陶謨平篇也古者諸侯之國只得置司徒司馬司空三
卿為天子方得置三公三孤六卿牧豈政所紀周是時方
為諸侯乃侯國制度周官所紀則在成王時所以不同三公
三孤以師道輔佐天子本是加官周公以太師兼冢宰召公以
太保兼宗伯是以加官而兼宰相之職也上救語疑後世官
職益繁今遂以三公三孤之官為階官貼職之類不復有師
保之任論道經邦之責矣舊來猶是文臣之有勲德重望者
方除以其有輔教天子之名故也後世或以諸王或以武臣
為之既是天子之子與武臣豈可任師保之責耶訛謬承襲
不復釐正祖宗之法除三孤三公者必須建節或錄云今加
加節度使朝廷又極惜節度使蓋節度使每月請俸千餘緡
所以不輕授人本朝如韓富文杜諸公欲加三公少須建節
既不知是加檢校太子少保少師之類然後除開府儀同三司
既亦開府然多除三孤三公南渡以來如張韓劉岳諸武臣

猶是如此今則不然既建節後便抹過檢校徑除開府至三
孤三公矣或錄云或和開府抹過三公三公少者有之又
士者蔭子反得武官如富鄭公家子弟有為武官者是也
代以武臣為樞密使武臣或鄭公識字故置樞密直學士
臣輔之故奏子皆得武官本朝因而不廢文臣自金紫轉
進開府然後加三公少加富常諸公是此本朝置三公
三公而空司徒司空又同空三公然韓社諸神宗贈韓魏公
公有兼司徒司空又同空三公然韓社諸神宗贈韓魏公
尚書令今後世不得更加待中中書令著為定制其禮極隆
本朝惟韓公為然饒云蓋已前贈尚書令者其禮極隆
來蔡京改官制遂奏云昔太宗皇帝嘗為尚書令今後更不
除尚書令殊不知為尚書令者乃唐太宗也故唐不除尚書
今惟郭子儀功高特除子儀堅不敢受曰昔者太宗皇帝嘗
為此官非人臣敢居朝廷遂加尚父之號蔡京名為紹述熙
豐故事却恣意紛更不知訛舛舉朝莫不笑之而不敢指其
非又奏徽宗云嘗面奉神宗聖旨令改造尚書省尚書省者
神宗所造規模極雄偉國朝以來官府所未有訖工神宗幸

之見壯麗如此出令云今後輒敢少有更易者以違制論自
後宰相居之輒不利王珪病死章子厚韓忠彥蔡確皆相繼
斥去京惡之是時蜀中有一士人姓家迎合其意獻唐尚書
省圖云唐尚書省正廳在前六曹諸司房在後今皆反是又
土地堂在正廳之前今却在後所以宰相數不利京信其說
遂毀圻重造比前奇簡通反之甚無忌憚如此又曰本朝太
宗嘗以中書令為開封尹由開封尹入禪大統故後來不除
中書令尹開府者亦不敢正除必加權字蔡京改官制遂除
中書令當除底不除謂不當除底却除又尹開封者更不
帶權字其悖亂無知皆此類也又京以三公為宰相令人以
公相呼已而不得呼相公後來秦檜亦如此蓋放此也或問
僕射名義如何曰舊云秦時置僕射專主射恐不然禮云僕
人師扶左射人師扶右即周官大僕之職君薨以是舉僕射之名蓋
起於此以其朝夕親近人主後世承誤輒失其真遂以為宰

相之號如侍中中書令尚書令亦是如此侍中秦官漢因之
多是侍衛人主或或或行幸則從其初職甚微行則參錯於宦官
之間其初猶以儒者為之如武帝時孔安國為侍中嘗堂壺
壺是也以其日與人主相親故浸以用事尚書是掌群臣書
奏如州郡關拆司管進呈文字凡四方章奏皆由之以達其
初亦甚微只如尚衣尚食尚輦尚藥之類亦緣居中用事所
以權日重按秦時少府遺使四人在殿中尚書尚書主也中書因漢武帝游
宴後庭去外庭遠始用宦者典事謂之中書謁者或或故
為之以官者置令僕射尤與人主親狎故其權愈重元帝時弘恭
為令石顯為僕射嘗權傾內外按蕭望之云中書政本宜用
人蓋自武帝始用宦官出
善制也及光武即位政事不任三公而盡歸臺閣或或
書閣也三公皆擁虛器凡天下事盡入於中書或或嘗見
後漢群臣章奏首云臣某奏疏尚書猶今言殿下陛下之類
雖是不敢指斥而言亦足以見其居要地而秉重權矣當時

事無巨細皆是尚書行下三公或不經由三公徑下九卿

云三公之權反不如九卿故東漢時不惟尚書之權重九卿

所云漢世官者弄權用事之權亦重者此也時謂六尚書臺猶今言尚書省也曹操

開魏王府未敢即擬朝廷建官或錄云但置秘書令或錄云某

漢之後始改為中書監以其素承寵任故荀勗自中書遷尚

書監人賀之勗曰奪我鳳凰池諸君何賀耶或錄云蓋尚書

居今中用事親密也問侍中是時為何官曰黃門監也西漢時中

書之權漸輕矣問省字何義曰省即禁也舊謂之禁避漢元

后父諱遂改為省備用或

古者人主左右携提執賤役若虎賁綴衣之類皆是士大夫日

相親密所謂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

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不似而今大隔絕人主極

尊嚴真如神明人臣極卑望拜庭下不交一語而退漢世

禁中侍衛亦是士大夫以孔安國大儒而執唾盂雖儀益亦

是士人執之宋文帝時大臣劉湛入見則與坐語初問愛之

視日影之斜惟恐其去後來馭之視日影之斜惟恐其不去

後竟殺之魏明帝初說大臣大重則國危小臣太親則身蔽

當時於大臣已為之處置後來左右小臣親密至使卜書令

某人上床執手強草遺詔流弊便有此事漢宣懲霍光之弊

事必躬親又有官者恭顯出來光武懲王莽之弊不任三公

事歸臺閣尚書御史大夫謁者謂之三臺義剛

昔周公立許多官制都有統攝連屬自秦漢而下皆是因一事

立一官便無些統攝連屬了燾

尚書尚衣尚食尚乃主守之意秦語作平音游

漢御史大夫如本朝參知政事義剛

唐官皆家京師賀孫唐之樸射即今之特進他只是恁地轉將去義剛

唐之兵盡付與刺史節度使其他牙將之類皆由刺史節度使
辟置無如今許多官屬廣

唐之朝廷有親衛有勳衛有翊衛親衛則以親王侯之子為之
勳衛則以功臣之子弟為之翊衛則惟其所選公謹

或問東宮官屬曰唐六典載東宮官制甚詳如一小朝廷置詹
事以統衆務則猶朝廷之尚書省也置左右二春坊以領眾

局則猶中書門下省也左右春坊又皆設官有各率其屬之
意崇文館猶朝廷之館閣贊善大夫猶朝廷之諫議大夫其

官職一視朝廷而為之降殺此等制度猶好今之東宮官屬
極苟簡左右春坊舊制皆用賢德者為之今遂用武弁之小

有才者其次惟有講讀數員而已如贊善大夫諸官又但為
階官非實有職業神宗以唐六典改官制乃有疎略處如東

宮官屬之不備是也其舊嘗入一劄子論東宮官制疎略宜
放舊損益之不報又曰唐之官制亦大率因隋之舊府衛祖

庸謂之法皆是也當時大亂殺傷之後幾無人類所以宇文
泰與蘇綽能如此經營三代而下制度稍可觀者唯宇文

耳蘇綽一代之奇才今那得一人如此備用

唐六典明皇時所撰雖有是書然其建官却不依此其書却是
齊整然其說一切繁冗迂曲神宗喜之一一依此定官制神

宗本欲富強其後因此皆迂曲緩弱了左僕射行事右丞相
取旨溫公元祐間甚苦之入文字要改祖宗官制雖名不齊

整然其實徑直紹興間以其不便方改之二相之權均矣揚
因論神宗官制石相反重前漢官制雖亂道却是實主事神宗

時反徇名亡實漢初制中書後武帝倦勤遂置內中書宦官
為之石顯之類是也溫公亦私造得一制度左相主禮吏戶

三部右相主兵刑工三部後有一人要令六部尚書得自執
奏亦不行今左右相兼掌三省事揚

方今朝廷只消置一相三參政兼六曹

如吏兼禮戶
兼刑樞密可罷

如此則事易達又如宰相擇長官長官却擇其寮今銓曹注
擬小官繁劇而又不能擇賢每道只令監司差除亦好每道
仍只用一監司人傑因舉陸宣公之言以為豈有為臺閣長
官則不能擇一二屬吏為宰相則可擇千百具寮曰此說極
是當時如沈既濟亦有此說之意人傑
嘗與劉樞言某做時且精選一箇吏部尚書使得盡搜羅天下
人才諸部官長得自辟屬官却要過中書吏部尚書攷察朝
官未闕人時亦未得薦俟次第闕人却令侍從以下各舉一
人二人只舉一二人彼亦不敢以大段非才者進今常常薦
人一切都淡了又併天下監司一路只著一漕一憲茶鹽將
兼了因論尹樞不著胷中不好時却尚解理會事當時多併
了官司後來又復了場

陳同父謂今要得國富兵強須是分諸路為六段六曹尚書領
之諸州有事祇經諸曹尚書奏裁取旨又每一歲或二歲使
一巡歷察幾下情可達先生曰若廣中四川之類使之巡
則其本曹亦有廢弛之患陳曰劇曹則所領者少若路遠則
兵工部可為也曰此亦是一說道夫

古者王畿千里而已然官屬已各令其長推擇今天下之大百
官之眾皆總于吏部下至宰執幹辦使臣特其家私僕爾亦
須吏部差注所以只是袞袞地鶻突差將去何暇論其人之
材否今朝廷舉事三省下之六部六部下之監寺監寺却申
上六部六部又備申三省三省又依所申行下只祠祭差官
其人不過在朝職事官其姓名亦豈難記然省中必下之禮
部禮部行下太常太常方擬定申部部申省省方從其所申
差官不知何用如此迂回只三省事亦然尚書關中書取旨
中書送門下審覆門下送尚書施行又如既有六部即無用
九卿周家只以六卿分職漢人只以九卿釐庶務事各歸一
本朝廷官重三疊四多少勞擾此須大有為後痛更革之者

但宰相有志亦不能辦必得剛健大有為之君自要做時方可書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須是剛明智勇出人意表之君方能立天下之事又如今諸路兵將官有總管路分路鈐都監監押正將副將都不曾管一事廂軍既無用又養禁軍禁軍又分揀中不揀中兩等然亦無用又別養大軍今大軍亦漸如廂禁軍矣此是耗蠹多少通其變使民不倦今變而通民皆倦了故鼓舞不動國初緣藩鎮疆故收其兵權置通判官今已無前日可防之弊却依舊守此法可謂不知變也只通判是要何用謬者事事不管只任知州自為疆者又必妄作以撓郡政是何益哉必大

自秦置守尉監漢有郡守刺史如今監司專主按察至漢末令刺史掌兵遂侵郡守之權兼治民事而刺史之權獨重後來或置或否漢有十一州百二郡郡有大牛州有刺史歷代添或置或否漢有十一州百二郡郡有大牛州有刺史歷代添

蓋司每路只置一人復刺史之職正其名曰按察使令舉刺州縣官吏其下却置判官數員以佐之如轉運判官刑獄判官農田判官之類農田專主婚田轉運專主財賦刑獄專主盜賊刑獄而刺史總之稍重諸判官之權資序視通判而刺史視大守判官有事欲奏聞則刺史為之發奏刺史不肯發則許判官自徑申御史臺尚書省以分刺史之權蓋刺史之權獨專則又不便若其人皆濁則害貽一路百姓無出氣處故又須略重判官之權諸判官下却置數員屬官如幕官之類如此則重權歸一太守自治州事而刺史則舉刺一路豈不簡徑省事而無煩擾耗蠹之弊乎問今之主管資格亦視通判曰然但權輕不能有所為只得奉承運使而已若分為判官俾得專達則其權重而監司亦不敢妄作矣備

姚崇擇十道使之說甚善范富天章所條亦只說到擇監司而已今諸路監司猥衆怡如無一般不若每路只擇一賢監司

其餘悉可省罷營

監司每路只須留一人揀其無風力者且與一郡而漸去之如
銓擇之法只好京官付之監司選人付之郡守各令他隨材擬
職州中監司監司申吏部長貳審察聞奏下授其職却令宰
相擇監司吏部擇郡守如此則朝廷亦可無事又何患其不
得人道夫

朝廷只當擇監司大守自餘職幕縣官容他各辟所知了可責
成天下須是放開做使快故有餘地乃可浩

因論薦與之弊曰亦不難革只是擇諸路監司并得一好吏部
尚書博薦得不是人材者返去便須得人今胡亂薦來但不
犯賊罪便得若犯了賊不過降得兩官安得不胡薦營

監司薦人後犯賊犯罪須與銷三五資正即則降為貲即貲即
則降為承議即以下若已為侍從或無職名可鑄則鑄其俸
或一知不與奏薦如此則方始得它痛恁地也須怕今都不

損他一毫道夫

只管說官冗何不於任子上更減令負外所得恩數展至正即
正即恩數迤迤展上合奏京官者且與選人又何害不肯索
性理會一番只是恐人怨謗祖宗時亦幾次省削了又而自
定何足恤耶浩

兵制官制田制便考得三代西漢分明然與今日事勢名實皆
用不得如官制不着且就今日之官罷其冗負存其當存者
亦自善必大

某嘗謂宰相是舜禹伊周差遣下此亦須房杜姚宋之徒方能
處置得天下事後之當此任者怪他不能當天下之事不得
是他人品只如此力量有所不足如何強得振

客有為固始尉言淮甸無備甚先生曰大臣慮四方若位居宰
相也須慮周於四方始得如今宰相思量得一邊便全然掉
却那一邊如人為一家之長一家上下也須常常都計掛在

自家心下始得實錄

今日言事官欲論一事一人皆先探上意如何方進文字張
先生閱報狀見臺中有論列章疏嘆曰射人須射馬擒賊須擒
主如何却倒了道夫

古人云左史書言右史書動今也恁地分不得只合合而記之
直卿曰所可分者事而已曰也分不得所言底便行出此事
來道夫

國子司業學官尚可為天下人材所聚庶幾有可講學成就者
然今日為之明日便當改作使上人母以利為心若君無尊
德樂道之誠必不能用方

治愈大則愈難為監司不如做即做郡不如做縣蓋這裏有仁
愛心便隔這一重要做件事他不為做便無緣得及民厚
亦嘗謂今監司不如做州郡做州郡不如做一邑事體却由
自家監司雖大於州州雖大於邑然都被下面做飛了上面

如何整頓道

為守令第一是事為重其次則便是軍政令人都不理會
俞亨宗云某做知縣只做得五分曰何不連那五分都做了
襄陵許子禮作縣法開收人丁推割產稅二句方

開落丁口推割產錢是治縣八字法詞牒無情理者不必判先
減書鋪及劾供罪狀不得告許之類葉子昂催稅只約民間
逐限約錢上州縣不留錢德明

有一朋友作宰通監司書先說無限道理陳公亮作帥謂之曰
若要理會職事且不須如此迂闊某以為名言人傑

前輩說詔可法某嘗見吳公路云他作縣不敢作旬假一日假
則精下一日事到底自家用做轉添得繁劇則多粗率不子
細豈不害事道夫

謂李思求曰衡陽訟牒如何思求曰無根之訟甚多先生曰與
他研窮道理分別是非曲直自然訟少若厭其多不與分別

俞見事多蓋卿

問德粹婺源旱如何滕答云云先生曰最有一件事是今日大弊旱則申雨檢荒則云熟火燒民家則減數奏到處如此學某人為太守當見客日分先見過客方接同官及寄居官人問其故曰同官有稟議待商量區處頗費時節過客多是略見即行若停輒在後恐妨行色此事可法賀孫

朝廷設教官一件大末是後生為教官便做大了只歷一兩任教官便都不了世事須是不拘科甲到五十方可為之不然亦須四十五淳

律主簿管押一縣簿凡事盡與之知錄事錄一郡事太守有事許知錄奏聞謂之知錄者以官稍大如今知縣之類揚官無大小凡事公是一箇公若公時做得來也精采便若小官人也望其畏公若不公便是宰相做來做去也只得箇沒下箱與卒

今之仕宦不能一心盡職者是無那先其事而後其食底心嘗歎州縣管碌碌民無所告訴兼民情難知耳目難得其人看來如何明察亦多有不知若以此觀之若是見得分明決斷時豈可便有毫髮不盡又歎云民情難知如此只是將甚麼人為耳目之寄賀孫

如看道理辨是非又須是自高一着方判決得別人說話如堂上之人方能看堂下之人若身在堂下如何看得子細又如今兩人厮炒自家要去決斷他須是自家高得他苦與他相他也斷他不得况又不如他李雖不與熟嘗於其見方人時望見之先人稱其人有才略因云今做官人幾時箇箇是闖冗人多是要立作向上那箇不說道先着做吏少間無有不拱手聽命於使者這只是自家不見得道理事來都區處不下吏人弄得慣熟却見得高於他只得委任之又云如圖某一般兩人初着那箇不要勝誰肯去就死地自做活計這只

是見不高無奈何賀孫

胡致堂言吏人不可使他知我有恤他之意此說極好又曰此已足恤他不可恤小處可恤大處不可恤又曰三五十錢底可恤若有人來理會亦須治他節

某與諸公說下梢去仕宦不可不知須是有旁通曆逐日公事開項逐一記了即勾之未了須理會教了方不廢事賀孫

當官文書簿曆須逐日結押不可拖下賀孫

前輩檢驗皆有書當官者不可不知賀孫

因民戶計較沮撓社倉倉官而知縣不恤曰此事從來是官受見這些米不歸於官吏所以皆欲沮壞其事今若不存官舍

數年之間之便敗壞雖二十年來之功俱為無益賀孫

人居官要應副親戚非理做事只說道囑託所得貨賄親戚受之這是甚麼賀孫

上世與之有契在邑恣行無所不至有訴于吳其罪甚衆吳謂其上世有恩於我我今居官終不成以法相繩遂寬釋訟

者遣之斯人益肆其暴虐邑民皆無所告訴看来固當不忘上世之恩若以私恩一向廢法又如何當官漢武帝不以隆

慮公主之故而赦其子昭平君雖其初以金錢贖贖死罪後竟付之法云法令者先帝之所造也奈何以弟故而廢先帝

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東方朔上壽曰臣聞聖主為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帝三王之

所重也陛下行之天下幸甚夫天討有罪是大小大事豈可少委曲否曰如恩舊在部屬未欲一真于法亦須令尋醫去

可也賀孫

為稅官若是父兄宗族舟舡過只得稟白州府請別委官檢稅豈可直拔放去所以宗祖立法許相迴避又曰臨事須是分毫莫放過如某當官或有一相識親戚之類如此越用分明

不肯放過道夫

或欲圖押綱厚賞者曰譬如一盤珍饈五人在坐我愛喫那四
人亦都愛喫我伸手去拏那四人亦伸手去拏未必果誰得
之能恁地思量便自不去圖占者權謀之士雖千萬人所欲
得底他也有計術去必得得

過到温陵曰以所聞岳侯對高廟天下未大平之問云文臣不
愛錢武臣不惜命天下當大平告之先生之前只笑云後來
武官也愛錢過

朱子語類卷第

一百一十三計一十三版

朱子十

○訓門人一

問氣質弱者如何涵養到剛勇曰只是一箇勉強然變化氣質
最難微明言

今學者皆是就冊子上鑽却不就本原處理會只成講論文字
與自家身心都無干涉須是將身心做根抵德明問向承見
教須一面講究一面涵養如車兩輪廢一不可曰今只就文
字理會不知涵養便是一輪轉一輪不轉問今只論涵養却
不講究雖能閑邪存誠懲忿窒慾至處事差失則奈何曰未
說到差處且如所謂居處恭敬執事敬若不恭敬便成放肆如
此類不難知人却放肆不恭敬如一箇大公至正之路甚分
明不肯行却尋得一線路與自家私意合便稱是道理今人
每每如此

問涵養於未發之初，今不善之端旋消，則易為力。若發後則難制。曰：聖賢之論，正要就發處制。惟子思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孔孟教人多從發處說。未發時固當涵養，不成發後便都不管。德明云：這處最難。因舉橫渠戰退之說，曰：此亦不難。只要明得一箇善惡，每日遇事，須是體驗見得是善，從而保養取自然，不肯走在惡上去。

次日又云：雖是涵養於未發，源清則流清，然源清却未見得被它流出來，已是濁了。須是因流之濁，以驗源之未清。就本原處，理會未有源之濁，而流之能清者，亦未有流之濁，而源清者。今人多是偏重了，只是涵養於未發而已，發之失，乃不能制。是有得於靜，而無得於動；只知制其已發，而未發時不能涵養，則是有得於動，而無得於靜也。

問看先生所解文字，略通大義，只是意味不如此。浹洽曰：只要熟看，又云：且將正文熟讀，自然意義生，有所不詳，因而記錄。

它日都有反覆

德明問編喪祭禮，當依先生指授，以儀禮為經，戴記為傳，周禮作旁證。曰：和通典也。須看就中，却又議論更革處。語畢却云：子晦正合，且做切己工夫，只管就外邊文字上走，支離雜擾，不濟事。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須如此做家計。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裏，不可驚外。此箇心，須是管着他始得。且如曾子於禮上，纖細無不理會過，及其語孟敬子，則曰：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遺豆之事，則有司存。須有緩急先後之序，須有本末，須將操存工夫做本，然後逐段逐義去看。方有益也。須有倫序，只管支離雜看，都不成事。去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然後游於藝。今只就冊子上理會，所以每每不相似。又云：正要克己上做工夫。

先生舉遺書云：根本須先培擁，然後可立趨向。又云：學者須敬。

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
今且要收斂此心常提撕省察且如坐間說時事逐人說幾
件若只管說有甚是處便截斷了提撕此心今在此凡遇事
應物皆然問當官事多膠膠擾擾奈何曰他自膠膠我何與
焉濂溪云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中與仁是發動處正是
當然定理處義是截斷處常要主靜豈可只管放出不收斂
截斷二字最緊要

又云須栽培根本令豐壯以此去理會學三代以下書古今世
變治亂存亡皆當理會今只看此數書又半上落下且如編
禮書不能就亦是此心不壯須是培養令豐碩呂子約讀三
代以下書之說亦有謂大故有書要讀有事要做

問五典之彛四端之性推尋根源既知為我所固有日用之間
大倫大端自是不爽少有差失只是為私欲所撓其要在窒
慾曰有一分私慾便是一分見不盡見有未盡便勝也私
欲不過若見得脫然透徹私欲自不能留大要須是知至才
知至便到意誠心正一向去又舉虎傷事當時再三深思所
見及推太極動靜陰陽五行與夫仁義中正之所以主靜者
求教曰據說亦只是如此思索亦只到此然亦無可思索此
乃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處只要時習常讀書常講且令常在
目前又自然見得

問山居頗適讀書罷臨水登山覺得甚樂曰只任閑散不可須
是讀書又言上古無間民其說甚多不曾記錄大意似謂閑
散是虛樂不是實樂

因說某人開廣可喜甚難得只是讀書全未有是處學者須是
有業次竊疑諸公亦未免如此德明與張顯父在坐竦然聽
教先生言前輩諸賢多只是略綽見得箇道理便休少有苦
心理會者須是專心致意一切從原頭理會過且如讀堯舜
典曆象日月星辰律度量衡五禮五玉之類禹貢山川洪範

九疇須一一理會令透。又如禮書冠昏喪祭王朝邦國許多制度逐一講究。因言趙丞相論廟制不取荆公之說。編奏議時已編作細注。不知荆公所論深得三代之制。又不曾講究毀廟之禮。當時除拆已甚。不應儀禮可笑。子直一生工夫。只是編奏議。今則諸人之學。又只做奏議。以下工夫。一種稱勝者。又只做得西漢以下工夫。無人就堯舜三代源頭處。理會來。又與敬之說。且如做舉業。亦須苦心理會文字。方可以決科讀書。若不苦心去求。不成業次。終不濟事。

臨別再言學者須是有業次。須專讀一書。了文讀一書。德明起稟數日。侍行極蒙教誨。若得師友常提撕警省。自見有益。因今日議論某亦因而得溫起一遍。

問前承先生書云。李先生云。賴天之靈。常在目前。如此安得不進。蓋李先生為默坐澄心之學。持守得固。後來南軒深以默坐澄心為非。自此學者工夫愈見散漫。反不如默坐澄心之專。先生曰。只為李先生不出仕。做得此工夫。若是仕宦。須出來理會事。向見吳公濟為此學時。方授徒。終日在裏默坐。諸生在外。都不成模樣。蓋一向如此。不得問龜山之學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後容自得於燕閒靜一之中。李先生學於龜山。其源流是如此。曰龜山只是要閑散。然却讀書。丑和靖便不讀書。

初七日稟辭。因求一言為終身佩服。先生未答。且出晚謁。再請先生曰。早間所說用功事。細思之。只是昨日說戒謹不睹。恐懼不聞。是要切工夫。佛氏說得甚相似。然而不同。佛氏要空此心。道家要守此氣。皆是安排子思之時。異端並起。所以作中庸。發出此事。只是戒謹恐懼。便自然常存。不用安排。戒謹恐懼。雖是四箇字。到用着時。無它。只是緊鞭約。令歸此。稟曰。來問佛氏似亦能謹獨。曰。它只在靜處做得。與此不同。佛氏只是占便宜。討閑靜處去。老莊只是占姦。要它自身平穩。先

如

問

生又自言二三年前見得此事尚鶻突為它佛說得相似近
年來方見得分曉只是戒謹所不睹恐懼所不聞好顏子約
禮事是如此佛氏却無此工夫

先生極論戒謹恐懼以為學者要切工夫因論遺書中敬義夾
持直上達天德之語亦是要切工夫曰不理會得時凡讀書
語言各各在一處到底只是一事又問必有事焉而勿正一
段亦是不安排亦是戒謹恐懼則心自存之意曰此孟子言
養氣之事必有事焉謂集義也集義則氣自長亦難正他亦
難助他長必有事而勿忘於集義則積漸自長去

安卿問前日先生與廖子晦書云道不是有一箇物事閃閃爍
爍在那裏固是如此但所謂操則存捨則亡畢竟也須有箇
物事曰操存只是教你收斂教那心莫胡思亂量幾曾捉定
有一箇物事在裏又問顧諟天之明命畢竟是箇甚麼曰只
是說見得道理在面前不被物事遮障了立則見其於前

量
作想

存與則見其倚於衡皆是見得理如此不成是有一塊物事
光輝輝地在那裏義剛

康子晦得書來云有本原有學問某初曉不得後來看得他門
都是把本原處是別有一塊物來模樣聖人教人只是致知
格物不成真箇是有一箇物事如一塊水銀樣走来走去那
裏這便是禪家說赤肉團上自有一箇無位真人模樣義剛
以前看得心只是虛蕩蕩地而今看得來湛然虛明萬理便在
裏面向前看得便似一張白紙今看得便見紙上都是字廖
子晦們便只見得是一張紙義剛

直卿言廖子晦作宰不庭參當時忤了上位但此一節最可服
先生曰庭參底固不是然待上位來爭到底也不是義剛
廖德明赴潮倅來告別臨行求一安樂法曰聖門無此法爾
或問誠敬二字云云先生曰也是如此但去做工夫徒說得
不濟事且如公一日間曾有幾多時節去體察理會來若不

曾如此下工夫只據冊上寫底把來口頭說雖說得是何益
 某常說與學者此箇道理須是用工夫自去體究講論固不
 可闕若只管講不去體究濟得甚事蓋此義理儘廣大無窮
 盡今日恁地說亦未必是又恐他只說到這裏入深也更有
 在若便領略將去不過是皮膚而已又不入思慮則何緣會
 進須是把來橫看豎看子細窮究都理會不得底固當去看
 便是領略得去者亦當如此看看來看去方有疑處也此个
 物事極密毫釐間便相爭如何恁地踈略說得若是那真个
 下工夫到田地底人說出來自別漢卿所問雖若近似也則
 看得淺須是理會來理會去理會得意思到似被膠漆粘住
 時方是長進也因問誠敬二字如何看廣云先敬然後誠曰
 且莫理會先後敬是如何誠是如何廣曰敬是把捉工夫誠
 則到自然處曰敬也有把捉時也有自然時誠也有勉為誠
 時亦有自然誠時且說此二字義敬只是箇收斂畏懼不縱
 放誠只是箇朴直慤實不欺誑初時須著如此不縱放不欺
 誑到得工夫到時則自然不縱放不欺誑矣訓下

廣云昨日聞先生教誨做工夫底道理自看得來所以無長進
 者政緣不曾如此做工夫故於看文字時不失之膚淺則入
 於穿鑿今若據先生之說便如此著實下工夫去則一日須
 有一日之功一月須有一月之功决不到虛度光陰矣先生
 曰昨日也偶然說到此某將謂凡人讀書都是如此用功後
 來看得却多不如此蓋此箇道理問也問不盡說也說不盡
 頭緒儘多須是自去看看來看去則自然一日深似一日一
 日分曉似一日一日簡易似一日只是要熟孟子曰仁亦在
 乎熟之而已熟則一喚在面前不熟時緣被人問着便須旋
 去尋討迨尋討得來時意思已不如初矣
 先生謂廣看文字傷太快恐不子細雖是理會得底更須將來
 看此不厭熟熟後更看方始滋味出因笑曰此是做偽學底

工夫

先生諭廣曰今講學也只如此更須於主一上做工夫若無主
一工夫則所講底義理無安着處都不是自家物事若有主
一工夫則外面許多義理方始為我有都是自家物事工夫
到時才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明不然便緩散消索了沒
意思廣云到此侍教誨三月雖昏愚然亦自覺得與前日不
同方始有箇進脩底田地歸去當閉戶自做工夫曰也不問
在這裏不在這裏也不說要如何頓改做工夫只自脚下便
做將去固不免有散緩時但才覺便收斂將來漸漸做去但
得收斂時節多散緩之時少便是長進處故孟子說學問之
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所謂求放心者非是別去求箇心來
存着只才覺放心便在此孟子又曰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
則不知求某嘗謂雞犬猶是外物才放了須去外面捉將來
若是自家心更不用別求才覺便在這裏雞犬放猶有求不
得時自家心則無求不得之理因言橫渠說做工夫處更精
切似二程二程資稟高潔淨不大改用工夫橫渠資稟有偏
駁夾雜處他大改用工夫來觀其言曰心清時少亂時多其
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說
得來大改精切

先生又謂廣見得義理雖稍快但言動之間覺得輕率處多子
曰仁者其言也詔仁者之言自不恁地容易謝曰視聽言
動不可易易則多非禮須時時自省覺自收斂稍緩縱則失
之矣翌日廣請曰先生昨日言廣言動間多輕率無那其言
也認底意思此深中廣之病蓋舊年讀書到這處有感發處
不過贊歎聖言之善耳都不能玩以養心自到師席之下一
日見先生泛說義理不是面前物皆吾心固有者如道家說
存想法所謂鈇承龍虎之屬皆人身內所有之物又數日因
廣誦義理又向外去先生云前日說與公道皆吾心固有非

在外之物廣不覺怵然有警于心又一日侍坐見先生說如
今學者大要在喚醒上自此方知得做工夫底道理而今於
靜坐時讀書玩味時則此心常在一與事接則心便緩散了
所以輕率之病見於言動之間有不能掩者今得先生警誨
自此更當於此處加省察收攝之功然侍教只數日在更望
先生痛加教飭先生良久舉伊川說曰人心有主則實無主
則虛又一說却曰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公且說看是如何廣
云有主則實謂人具此實然之理故實無主則實謂人心無
主私欲為主故實先生曰心虛則理實心實則理虛有主則
實此實字是好蓋指理而言也無主則實此實字是不好蓋
指私欲而言也以理為主則此心靈明一毫私意着不得譬
如一泓清水有少許砂土便見

或問人之思慮有邪有正若是大段邪僻之思却容易制惟是
許多無頭面不緊要底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此亦無也只

是覺得不當思量底便莫要思便從脚下做將去又純熟
自然無此等思慮譬如人坐不定者兩脚常要行但纔要
行時便自省覺莫要行又純熟亦自然不要行而坐得定
矣前輩有欲澄治思慮者於坐處置兩器每起一善念則投
白豆一粒於器中每起一惡念則投黑豆一粒於器中初時
黑豆多白豆少後白豆多黑豆少後來遂不復有黑豆最後
則雖白豆亦無之矣然此只是箇死法若更加以讀書窮理
底工夫則去那般不正當底思慮何難之有又如人有喜做
不要緊事如寫字作詩之屬初時念念要做更遏捺不得若
能將聖賢言語來玩味見得義理分曉則漸漸覺得此重彼
輕久久不知不覺自然剝落消殞去何必橫生一念要得別
尋一捷徑盡去了意見然後能如此謂夕嘗有為去此皆是
不奈煩去脩治他一箇身心了作此見解譬如人做官則當
至誠去做職業却不奈煩去做須要尋箇倖門去鑽道鑽得

這裏透時便可以超躡將去。今欲去意見者，皆是這箇心學。者但當就意見上分真妄，存其真者，去其妄者而已。若不問真妄，盡欲除之，所以游游蕩蕩，虛度光陰，都無下工夫處。因舉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只如喜怒哀樂皆人之所不能無者，如何要去得？只是要發而中節爾。所謂致中如孟子之求放心，與存心養性是也。所謂致和如孟子論平旦之氣，與克廣其仁義之心是也。今却不奈煩去做這樣工夫，只管要求捷徑去意見，只恐所謂去意見者，正未免為意見也。聖人教人如一條大路，平平正正，自此直去，可以到聖賢地位。只是要人做得徹，做得徹時，也不大驚小怪，只是私意剝落，淨盡純是天理。融明爾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聖人做出這一件物事來，使學者聞之自然歡喜，情願上這一條路去。四方八面攬撥他去。這路上行，又曰：所謂致中者，非但只是在中而已。纔有些子偏倚，便不可須臾是常在那中心十字上立。方是致中。譬如射，雖射中紅心，然在紅心邊側，亦未當須是正當紅心之中，乃為中也。廣云：此非常存戒謹恐懼底工夫。不可曰：固是只是箇戒謹恐懼，便是工夫。廣云：數日敬聽先生教誨，做工夫處，左右前後內外本末無不周密。所謂盛水不漏曰：惇我以文，約我以禮。聖門教人只此兩事。須是互相發明。約禮底工夫深，則惇文底工夫愈明。惇文底工夫至，則約禮底工夫愈密。廣請于先生求居敬窮理四字。曰：自向裏做工夫，何必此。因言昔羅隱送錢王巡錢塘城，見樓櫓之屬，陽為不曉而問曰：此何等物？錢曰：此為樓櫓。又問何用？錢曰：所以禦寇。曰：果能爾，則當移向內施之。蓋風之以寇在內故也。

先生問廣到此幾日矣。廣云：八十五日。曰：來日得行否。廣曰：來早拜辭。曰：有疑更問。廣云：今亦未有疑。自此做工夫去，須有

疑却得拜書請問曰且自勉做工夫學者最怕因循莫說道
一下便要做成今日知得一事亦得行得一事亦得只不要
間斷積累之久自解做得徹去若有疑處且須自去思量不
要倚靠人底待去問他若無人可問時不成便休也人若除
得箇倚靠人底心學也須會進

先生語漢卿有疑未決可早較量答云眼下亦無所疑且看做
去有礙方敢請問先生因云人說道頓段做工夫亦難得頓
段工夫莫說道今日做未得且待來日做若做得一事便是
一事工夫若理會得這些子便有這些子工夫若見處有積
累則見處自然貫通若存養處有積累則存養自然透徹
大雅謁先生於鈇山觀音寺納贄拜謁先生問所學大雅因質
所見先生曰所謂事事物物各得其所乃所謂時中之義但
所說大意却錯雜據如此說乃是欲求道於無形無象之中
近世學者大抵皆然聖人語言甚實且即吾身日用常行之

間可見惟能審求經義將聖賢言語虛心以觀之不必要著
心去看他父之道理自見不必求之大高也今如所論却只
於渺渺茫茫處想見一物懸空在更無捉摸處將來如何頓
放更沒收殺如此則與身中日用自然判為二物何緣得有
諸已只看論語一書何嘗有懸空說底話只為漢儒一向尋
求訓詁更不看聖人意思所以二程先生不得不發明道理
開示學者使激昂向上求聖人用心處故放得稍高不期今
日學者乃捨近求遠處下窺高一向懸空說了扛得兩脚都
不着地其為害反甚於向者之未知尋求道理依舊只在大
路上行今之學者却求捷徑遂至鑽山入水吾友要知須是
與他古本相似者方是本分道理若不與古本相似盡是亂
道以雅下訓

臨別請教以為服膺之計曰老兄已自歷練但目下且須省閑
事就簡約上做工夫若舉業亦是本分事且如前日令老兄

作告子未嘗知義論其說亦自好但終是搏量非實見得如
今人說人文字辭太多不是辭多自緣意少若據其所見義
內即是行有不慊於心則餒便自見得義在內若徹頭徹尾
一篇說得此理明便是吾人日用事豈特一篇時文而已
再見因言去冬請遠之後因得一詩云三見先生道愈尊言提
切切始能安如今決破本根說不作從前料想着有物有常
須自盡中倫中慮覺猶難願言克己工夫熟要得周旋事仰
鑽看畢云甚好大雅云近却盡去得前病又覺全然安了或
煞無疑恐難進步且如南軒說無適無莫適是有所必莫是
無所主便見得不妥貼程氏謂無所往無所不往且要義之
與此處重便安了曰此且做得一箇麓麓底基址在尚可加
功但古人訓釋字義無用適字為往字者此適字當如吾誰
適從之適音的是端的之意言無所定亦無不定耳張欽夫
云無適無莫釋氏謂有適莫此亦可通問如何是麓麓底基
址曰無所往亦無所不往亦無深害但認得義字重亦是所
謂麓者如匠人出治材料且成樸在然後刻畫可加也如云
義字豈可便止須要見之於事那裏是義那裏是不義不可
謂心安於此便是義如宰我以食稻衣錦為安不成便是義
今所以要於聖賢語言上精加考究從而分別輕重辨明是
非見得粲然有倫是非不亂才是所謂文理密察是也自此
應事接物各當事幾而不失之過不失之不及此皆精於義
理之効也問此是精義入神以致用否曰所謂精義入神不
過要思索令精之又精則見於日用自然合理所謂入神即
此便是非此外別有入神處也如老兄詩云中倫中慮只恁
汎說何益倫慮只是箇倫理所在要使言行有倫理爾須是
平時精考後躬行之使凡一言一行皆出乎此理則這邊自
重所謂仰不愧俯不怍浩然之氣亦從是生若用工如此方
有進處若如此進時一齊俱進聖賢見處雖卒未可遽盡然

進進不已隨力量自當有到處若非就這上見得義理之正則非特所學不可見於行亦非此道之至因問苟不至德至道不疑焉離事物舍躬行以為道則道自道我自我尚不能合一安得有進曰然

再見即問曰三年不相見近日如何對云獨學悠悠未見進處曰悠悠於學者最有病其前此說話亦覺悠悠而學於某者皆不作切己工夫故亦少見特然可恃者且如孟子初語滕文公只道性善善學者只就這上便做工夫自應有得及後再見孟子則不復更端矣只說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以至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其言激切如此只是欲其着緊下工夫耳又如語曹文一踐意亦同此大抵為學須是自家發憤振作鼓舞做去直是要到一日須見一日之効一月須見一月之効諸公若要做便從今日做去不然便載從今日斷不要務為

說語徒無益也大雅云從前但覺寸進不見特然之効曰正為如此便不曾離得舊窠何緣變化得舊氣質

又曰學者做切己工夫要得不差先須辨義利所在如思一事非特財利利欲只每事求自家安利處便是推些便不可入堯舜之道切須動動提省察之於纖微毫忽之間不得放過如此便不會錯用工夫

問程先生云周羅事者先有周羅之病在心多疑者先有疑病在心大雅則浩然無疑但不免有周羅事之心曰此正是無切己工夫故見他人事須攬一分若自己曾實做工夫則如忍痛然我自痛且忍不暇何暇管他人事自己若把得重則彼事自輕

因論古今聖賢千言萬語不過只要睹是爾曰睹是固好然却只是結末一着要得睹是須去求其所以大雅曰不過致知窮理曰實做去便見得所以處

再見即曰吾輩此箇事世俗理會不得凡欲為事豈可信世俗之言為去就彼流俗何知所以王介甫一切屏之他做事雖是過然吾輩自守所學亦豈可為流俗所梗如今浙東學者多陸子靜門人類能卓然自立相見之次便毅然有不可犯之色自家一輩朋友又覺不振一似忘相似彼則又似助長又曰大抵事只有一箇是非是非既定却揀一箇是處行將去必欲回互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又却自定時下須是在我者無嫌仰不愧俯不怍別人道好道惡管他臨別請益曰大要只在求放心此心流濫無所收拾將甚處做管轄處其他用工總閑慢須先就自心上立得定決定不雜則自然光明四達照用有餘凡所謂是非美惡亦不難辨矣况天理人欲決不兩立須得全在天理上行方見人欲消盡義之與利不待分辨而明至若所謂利者凡有分毫求自利便處皆是便與克去不待顯著方謂之利此心須令純純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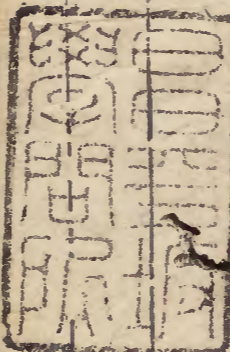
在一處不可令有外事參雜遇事而發合道理處便與果決行去勿顧慮若臨事見義方復遲疑則又非也仍須勤勤把將做事不可做頃放寬日日時時如此便須見驗人之精神習久自成大凡人心若勤緊收拾莫令寬縱逐物安有不得其正者若真箇提得緊雖半月見驗可也

再見者見教云今日用功且當以格物為事不曰窮理却說格物者要得就事物上看教道理明見得是處便斷然行將去不要遲疑將此逐日做一段工夫勿令作輟夫是之謂集義天下只要一箇是若不研究得分曉如何行得書所謂惟精惟一最要是他上聖相傳來底只是如此

問吾輩之貧者今不學子弟經營莫不妨否曰止經營衣食亦無甚害陸家亦作鋪買賣因指其門闕云但此等事如在門限裏一動着脚便在此門限外矣緣先以利存心做時雖本為衣食不足後見利入稍優便多方求餘遂生萬般計較做

出礙理事來。須思量止為衣食為仰事俯育耳。此計稍足便
須收斂。莫令出元所。思慮則粗。可救過。因令看利用安身以
崇德也。大雅云。利者義之和也。順利此道。以安此身。則德亦
從而進矣。曰。孔子遭許多困厄。身亦危矣。而德亦進何也。大
雅云。身安而後德進者。君子之常。孔子遭變。權之以宜。寧身
不安。德則須進。曰。然。俗相然。意。劉仲升云。橫渠說精義入神
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曰
他說自分明。

正叔有支蔓之病。先生每枚其偏。正叔因習靜坐。後復有請。謂
因此遂有厭書冊之意。先生曰。豈可一向如此。只是今稍稍
虛閑。依舊自要讀書。文蔚



文蔚心印

